

年

卷

期

5

4

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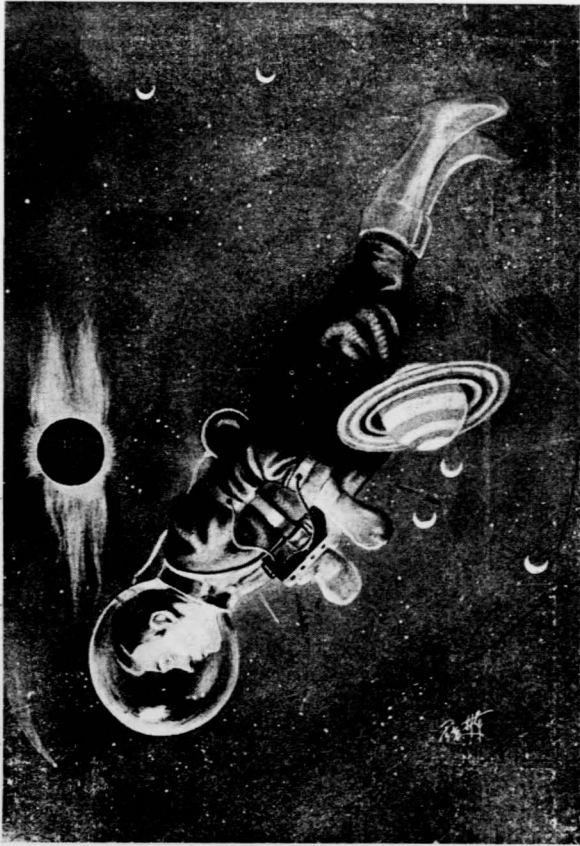
第

小 說 世 界

第 五 卷 第 四 期

THE STORY WORLD

Vol. V No. 4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商務印書館發行

商務印書館出版

新文化辭書

▲現代智識的寶庫

發售特價

精裝一冊

一千三百頁

定價四元

特價二元六角

十三年陽曆

二月底截止

樣張承索即寄

編纂者

唐敬杲

校訂者

李希賢

何崧齡

沈雁冰

周昌壽

范壽康

陳承澤

黃士復

黃訪書

鄭真文

顧壽白

本書何為而作？我國近年來的新文化運動，把前博學深思之士所能備具的學問，一般民衆都應該加以修習而現代繁複的生活狀況，亦非有豐富廣博的智識不足以適應。本書的編纂原因，就是想以最適切的求知工具來貢獻國人。

內容

如？本書範圍廣博，凡政治、宗教、經濟、倫理、教育以及自然科學方面，凡是和新文化有關係而為吾人所必需的智識，無不兼採分條敘述。其中如各種學說思想、各項組織制度和古今宏哲碩學之傳記，都已盡量羅載。至於材料的精確、體裁的新穎、和文辭的優越，更無待言了。

出版家

本書特價，祇售二元六角，其低的微忱。廉為出版界所僅見。蓋敝館願將此書熱誠地提供於我全國人士，作為新文化運動之紀念的刊物。希望牠能普及於一般民衆，為新文化前途放一異彩。

＊銀幕上的藝術＊



Claire Windsor and Her Son

伊的兒子小畢例三三生的極美。就是伊小時也不過如是。

N 1



Charlie Ray and His Wife

我們乍瞧這副家庭圖，必定以為他們有什麼心事，誰知其中蘊藏
着許多幸福呢。

鑛窟餘生

朽木

The Spoilers

員 演

羅威	Milton Sills
琪利	Anna Nilson
黑倫	Barbara Bedford
馬拉	Noah Beery

羅門是一個小鎮市。羅門之所以能成一個鎮市。是因那裏有一座金鑛。凡是這種地方。都是金錢與生命交換的所在。國家的法律。在這種地方。十分效力中。只能現出三分來。謀殺搶劫兇鬥及各種慘酷的事。都以這種地方為最多。法律有什麼用呢。設若法在這種地方。真有效力。那麼羅門早已變成荒邱了。什麼緣故呢。因為羅門的生存。完全在於兇鬥與奸謀。

別的事情。也不必把他表示出來。這一次羅門發現了一樁慘無人道的案件。一個能犧牲救人的真英雄和一件愛情的故事。所以纔將這羅門二字提舉出來。

羅門有一月酒店。凡是鑛中作工的人。散工之後。無有不到這裏來消遣的。這月小店中。除了美酒之外。還有跳舞鬥牌等等的遊戲。店中有一位女郎。是女店主的親生女兒。生得很美。只是在這種地方陶冶出來的人。那裏還懂什麼禮節書文。只是出言粗率。舉動蠻野罷了。

★

★

★

★

★

故事開場的這天。小山邱上站着兩個人。一男一女。一個就是本篇中的英雄。名叫羅威。是鑛工首領。一個是黑倫。是一位富翁的姪女。伊這次到這裏來。是遵叔父的命。到分公司中做書記員。

羅威很粗率的對黑倫說道。『你已經饒恕了我麼。我告訴你。我一點也不憂愁。我並不要說謊話來騙你饒恕我。』黑倫微笑着道。『以前你



羅門之所，能以成一鎖，因那裏有一座金鑛。

的舉動，真叫人敬佩之至。一路之上，你都盡力保護我。打退了許多壞人。一直送我到這裏來。我實在感激你。尤其是那天晚上。你將棚帳讓給我睡。你自己却不知道睡到那裏去了。只是那天你忽然吻我。我覺得十分不對。你那種行爲，好像是對待壞女人一樣。」

羅威聽了黑倫的話，停了一會復又問道：「你當時對於這一吻好像不大拒絕似的。……喂。說老實話罷。你究竟接受那一吻麼？」黑倫搖搖頭兒道：「當時或者我有一部分的壞天性歡迎你。但是我覺得那是不合禮節的。第二次我絕不願受這種侮辱。不過你知道我在這裏很寂寞。沒有一個朋友……」

兩人立了一會兒。黑倫又問着羅威道：「你不是探着了金苗麼？」（金鑛的外面。有一種夾金的鑛石。從這種鑛石能夠知道山中有金鑛。這種鑛石。謂之金苗。）我想裏面可以化出很多金子。」羅威很高興的說道：「不錯這是我的大紀念品。這塊金苗中的金子。至少也可以化出一個約指的金子來。將來我

就用這個約指與一個女子定婚。黑倫笑着說道，這個女子真是榮幸呢！



小山 邱上 站著 一男 一女 一個 就是 本篇 的英 雄羅 威。

他們正在山上談話，小酒店中的人們也起了很大的議論。其中批評最利害的要算琪利了。「這個女子爲什麼同他那樣親密呢？其中少不了詭計罷。你們都知道伊是司蒂滿的姪女。司蒂滿怎樣圖謀我們呢。將我們的血汗都吸收了去。血汗完了。現在要吸收我們的性命了。小心點。伙伴們。我們可不要讓羅威上伊的當咧。直接說。我們也都不要上伊的當呢。」這都是從琪利口中發出來的話。但是琪利爲什麼有這種議論發出來呢？

有一天晚上琪利正在房中坐着，像是很有心事似的。伊雙手拵着一張像片。伊瞧着這張像說道：『羅門那裏有英雄呢。——除了他以外？

……他的頭髮豈不是應當有一個很出衆的女子撫摸麼？……唉，羅威。』伊嘆着就將羅威的像片擲在一邊了。

這天晚上。大眾正興高采烈的在酒店中取樂。有幾個人起了一個賭局。（在這種地方。一個人一霎時工夫。可以致富。一展眼間也可變成



伊雙
手辯
着一
張像
片說
道。一
羅門
除了
他。以
外。那
裏有
真英
雄呢？

亦貧。完全的樞紐都只在乎一副牌或是賭具的一轉。）羅威入了局。門了沒幾牌。已輸去五千元身上還有最後的一張支票。但是羅威毫無難色的下了最後的一注。又輸了出去。衆都鼓掌稱賀。因這種豪邁的舉動。是不可多見的。

大家正鼓噪歡笑的時候。門開處。忽然閃進一個高大漢子。衣服也穿得很整潔。進門的時候。就瞧見一架大銅琴橫在路前。這位大力士便雙手將銅琴舉起。送到屋角裏安置着。奇怪。二三百鎊的東西。在他手中。覺得輕與無物一般。衆人見了都很吃驚。羅威知道他是司蒂滿的走狗。名叫馬拉。於是獨自心下忖道。『資本家的狗。可惜了兩臂好氣力。恐怕也只有他。人是我的勁敵呢。』這位力士。吃了一樽酒。即返身而去。

他的後盾。恐怕又有一場血戰呢。』羅威擊着桌么喝道。『什麼收買。簡直說他是霸佔罷咧。……用那不公平的法律。做護身符的。』衆人聽者。司蒂滿不久就要來收買我們的鑛山。又有政府做



這種地方。一個
人。要。時。可。
以致。富。一。
眼。也。可。
以。變。成。亦。
質。

狗子……不過，伙伴們，倘若時候到了，我們切不要演流血的慘劇。只憑這一雙手臂。」衆人都齊聲應着「贊成」。

這一天拉馬正在辦公室中坐着。忽然有一個人掩了進來。輕聲說道：「司蒂滿請的兵快到了。你這時候可以動手了。」拉馬道：「什麼兵。只憑這一雙手臂也可以嚇死那般狗才。」說着就預備動身到酒店去尋那些鑛工。黑倫聽見這事。立刻跑了出去。取小徑一直奔到酒店裏敲門。裏面的人不肯開門。好一會兒琪利纔放開門。見是黑倫。便不許伊進來。說道：「你來作什麼……我母親說不放一個人進來。你又是司蒂滿的姪女。」黑倫急急的說道：「請你放我進去。我來特爲尋找羅威。有要緊的話告訴他。」琪利躊躇了一會兒便問道：「你到底是忠於你叔父。還是忠於羅威呢……」黑倫道：「自然是羅威。」琪利無法。只得放伊進去。黑倫還未尋着羅威。拉馬已經帶着人

衆人於是兩邊分開立着瞧着兩人死鬥。拉馬的臂力雖然不小。羅威也不是弱手。兩人鬥了約莫有一小時之久。看看羅威要敗了。



好一會兒。琪利放開門。見是黑倫便不許伊進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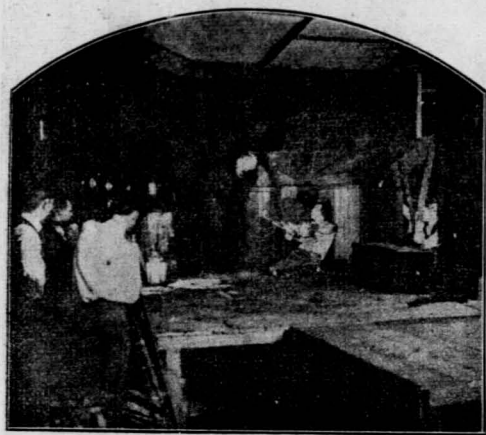
黑倫揸着羅威的肩。一臂。句什麼也說不出來。

擁進了酒店。於是兩邊的人混戰了起來。羅威當時止住了衆人。只尋着拉馬。他們兩人早想一試身手。這時候見面。不交一語就打擊起來。

18 忽然之間羅威好像得了神力似的。將拉馬打在地上。羅威也折了一隻手臂。

衆人正賀采的時候。政府的捕兵已到。原來他們並不是要捉捕拉馬。因爲他們的詭謀。早被政府探聽着了。這時候衆人忽然瞧見琪利拖着黑倫出來。當着衆人。對黑倫說道。『去罷。你的人在那裏受了重傷。正等着你去照拂呢。』說着便引着黑倫走到羅威面前去了。自己却走到一邊去哭泣。因爲伊已經失敗了。黑倫拊着羅威的肩臂。一句什麼也說不出來。

(完)



攝製影片時是什麼
情況，恐怕多數讀者
沒有見過。這裏有兩
張圖：上面的一張，是
連攝影人，演員，導演
員，一齊照在裏面的
樣兒；下面一張。卽正
式的影片。





竹月
1954



小 說 世 界

言 齋 文 目 錄

第 五 卷 目 錄 第 四 期

萬能術.....	卓 呆	汽車下.....	貢 少 芹	水手.....	德 輝	雙生子是遺傳.....	憶 秋 生	春閨花月詞	曹 蘊 靈	靈魂給伊的一封信.....	吟 秋	五百磅的代價.....	小 青	歐洲最近文藝思潮.....	憶 秋 生	醫俠	西 雲	朋友.....	何 海 鳴	平沙落雁	履 彬	女英雄.....	胡 寄 塵	適意的不適意.....	茗 狂	家在何處.....	超 傑	銀幕上的藝術.....	編 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尊夫人或令堂或令愛

曾患婦科疾病如患婦科疾病請以下所刊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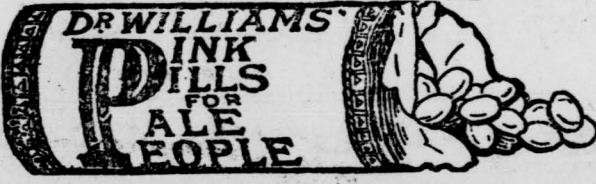
某著名外科醫士彼於每夜就寢之前必念及自己幸而身為男子免得忍受生痛之苦因婦女非此男子每遇生產之苦往往失血甚多是以其血液較為淡薄以致終身受累輾轉均有治癒或少女或中年婦女造之新血曾經救治千萬婦女之患血虧各症者無論其為母或女為妻均治癒或少年婦人經期不調或血虧之聖藥也前任奉天錦縣知事吳劍秋先生來函云



吳劍秋夫人之照

盡生並且身子強壯又懷孕矣人望子之殷如望歲今竟一藥生而連覺紅竟心色增五者令效試補太及見由治色痛脊水性鄙婦均弱忍受生痛之痛若因婦女非此男子每遇生產之苦往往失血甚多是以其血液較為淡薄以致終身受累輾轉均有治癒或少女或中年婦女造之新血曾經救治千萬婦女之患血虧各症者無論其為母或女為妻均治癒或少年婦人經期不調或血虧之聖藥也前任奉天錦縣知事吳劍秋先生來函云

凡系轉醫盡
洋經疼弱生
八售痛為所
元西強治製
郵藥筋病紅
力者無之補
在均有奇丸
內有出功之
售胸功效
或肺效錙
直萎用無感
向弱分無懷
上脚男既孕
海氣女愛
江西浮會書
路浮腫經數
六十治語
號皮愈
章諸血
廉惹薄
士以氣
醫及衰
生熱士
藥病少大
局之年緊
購後斷生
購山傷紅得
每一山色男
瓶瘴胃補實
大癩不丸感
洋病消有大
元乏瘋
五元等
角元等
每是
六痛
瓶也筋



4187(1)



家在哪處

(參看封面插圖)

超傑

我是一個天涯的遊子，十分思念家鄉。唉，一個思念家鄉的人，又無家可歸，這是如何的悲慘啊！我的家鄉，究竟在什麼地方呢？一個人的老家，早已歸於無何有之鄉，儘自思念，又有什麼益處呢？諸君啊，我的家究竟在什麼地方呢？我若是說老實話，諸君必不相信。但是要說明我的家在哪處，又不得不說老實話。雖然諸君不信，或者不明白，我也是要說的。我離開家鄉，已有數百萬年了！

我記得那天早晨，我的朋友，馬丁教授，叫我到他那裏去，說有



要緊的事，要同我磋商。馬丁教授，是一個秘密的科學家。在那時候，科學雖然很發達，但像他這種帶着神秘性質的科學家與發明家，除了我之外，還有第二人相信他嗎？不過馬丁實在是當代第一個大科學家。他的幻想力極富。同時的人們雖然不大相信他的幻想，但是每次他都能將幻想化為事實。不過第二次的幻想發生出來之後，又無一人，敢於相信，因為太奇幻了。

馬丁教授的朋友很少，也可以說沒有一個。人們都因為他的幻想太奇誕認為妖妄，不敢與他交接。教授對於宇宙諸球星，明瞭如掌紋。他將所知道的都寫在紙上，印成書本，別人却只當他是一些白紙黑字而已。至於我呢，雖說沒有多少科學的知識，信仰心却極大，敢於冒險，極願意將他的幻想演為事實；也是因為好奇的心太盛罷了。只這一點，也足以使我能與教授，並名千古，較之前輩，高出一籌。教授自己，本來也很願意實驗他自己的發明，不過宇宙太大，太危險；假使一旦失事，非個人的損

失太大，即宇宙之間，也要間接受不少的影響，因為像教授這樣的人才實在不可多得。

因這種種的緣故，所以我坦然接受他的招請，毫無一絲的踟躕。我對於實驗的事，簡直不顧性命，實在我的生命，也太木然無味，能够實驗這種與味無窮的發明，比較還要有意識多了呢。我在未實驗之前，實在也未料到生命上的變化，如斯其大。我只知道這是一件大冒險的工作，非但駭人聽聞，恐怕一大半也是危險，不過我毫無退避的心思。

我到馬丁教授化驗室的當兒，他正在那裏計算他所發明的那一點小機器的價值，據說花了不少金錢，不過這件機器，放在我荷包中，恐怕還估不了什麼位置呢。一會兒他纔嘆了一口氣，仰起頭來，向我瞧了一下，用手指了一把椅子，叫我坐下。他自己很慎重的托着他的新機器，也坐在一張椅子上。我很鎮靜的樣兒，坐在那裏，等候他的詔示。

「一會兒，教授纔開口對我說道：『吉拜，你讀過『愛儂司異鄉遊記』(Alice in Wonderland)麼？我呢，聽到這種奇怪問語不禁好笑。(風按：或者我們以為這是本書的一個潔點；因吉拜說他已離開家鄉有數百萬年，而「異鄉遊記」纔作了數十年，那時候又那裏來的「異鄉遊記」呢？不過我們要想到作者是現代的人，所說的是現代的話。他的宗旨，是預料從現在起，必有這麼一回事，直到數百萬年以後，纔有人將他記述出來。至少這一項理論是可以現諸事實的。)諸君，誰沒有讀過「異鄉遊記」這一問，豈不是叫我奇怪麼？於是反問教授道：『馬丁先生，你不是同我打趣麼？』教授正色說道：『誰同你打趣呢。』我道：『我自然讀過；並且還讀了好幾遍呢。我覺得這部書，不但小孩子讀了有味，就是大人讀了，也要發生許多可研究的地方。不過這書的價值，究竟如何，我還不大明白。』教授聽了我的話笑着說道：『也許我是同你鬧着玩呢。不過其中有一段故事，有兩塊牛乳餅，一塊忽然

放大，一塊忽然縮小，你還記得麼？』

我很失望的說道：『這個我自然記得。不過你難道化了許多功夫研究這牛乳餅伸縮的戲法麼？』他聽見這句話，不禁大聲笑了。這一笑之中，藏着無限的快樂和驕傲。好一會兒纔說道：『吉拜，你的話錯了。不過我所發明的機器，直等到你實驗之後，纔肯相信。就我手上所托的這點小東西，能使你長大不已，大至無限，宇宙在你眼中，不過是些小彈丸。(風按：這宇宙二字，包括諸星球。讀過「地球來源」的人，大概都知道宇宙之中，有無數星球，我們只以為地球很大，日頭又比地球大，殊不知除了地球和太陽之外，還有無數星球比日頭還要大無數倍，我們的日頭，與別的日頭比較起來，簡直不知道要小到什麼限度。)反之，他又能使你縮小，縮到比原子(註一)還小。你站在這原子上，就如同你現在站在地球上一樣。這一點小發明，能將歷來所研究的科學一切不完全的地方都圓滿證實，或是一齊推翻。』

教授說得興高采烈，眉飛色舞，眼中放出了奇光。我

簡直驚訝得不能開口，因這種事太奇，也太火，叫人難於相信。但是對於他的這點小機器，也不敢生出什麼疑惑，又不能不懷疑，因為大小；只呆呆的瞧着教授問道：「馬丁先生，你或者過於自信了罷？」教授淡然答道：「不。你會見我對於別的東西，有如此的滿意麼？」我道：「或者這件小機器，是一個小模型罷。」教授道：「不。就是他。他就是機器的本身。」

二

我同馬丁談了這半天，聽了他的話，簡直不敢往下問了。好一會兒，纔聚會精神，問道：「你所發明的這件奇怪的機器，到底有點什麼功能？實驗起來，真有什麼效果麼？」教授道：「這件小東西，功能確實很大，不過其中的一切構造，就是說明出來，恐怕你也不明瞭，因為都是屬於科學的，非是對於科學，研究有素的人，說也是無用。但是既要請你替我實驗，又不得不略為解述其中的大

意。

「你在中學中讀過一點科學書，自然知道凡物能由一整個分成二半，由二半的一半再分成二半，如此分下去可以分到無限度，永遠分下去，是不是呢？這就是大物縮小的一個大理論。我自己對於機械學也不大透澈。我發明這件機器，也是由於偶然的觸機。不過我深信這件機器能將人體上的各原子電子（註一）分成兩半。能否分成相等的兩半個，我雖然沒有實地試驗，但我敢決定必是如此的。這機器的功能將身體上的物質先化成氣體，散在空間。這裏面有六根細絲，你還看不見。這六根細絲，聯在身體的六個地方。機器的本身，是藏在胸前，用帶子繫着，上面有三只電鈕。這三只電鈕，是全部機器的開關機關。

「若是你將上面的一只電鈕一捺，你的身體立刻長大起來。適如以上所說的相反。一捺之後，這機器立刻就將散佈在空間的原子電子，招聚攏來，按照身體上各

原子電子的性質，補增至一倍二倍四倍八倍，至於無數倍。於是身體就長大至於無數倍。

「我已說過，我自己只知道這件機器的原動力是原子力發增的機能。我本來想另外製造一種原子發力機，但是這件機器，未曾試過之先，簡直無從着手。但是你知道我自己不能分身去實驗這機器的功能……」

我聽見教授說到這裏，便突然插口道：「我……我十分願意代你實驗一趟。」我的話音中或者不免帶着些驚愕恐懼的意味。

教授率然道：「若是你心甘情愿……但是你須知道其中有無限不可測量的危險。至於這機器的效能究竟到那一步，我也不能完全預定。只不過一部分一部分的實驗，可是都得着了滿意效果。」

我很熱誠的說道：「那麼，我很願意冒險實驗一遭。只不過不知道你捨得將你的新發明給我用麼？教授啊，你可知道這一舉，實足為科學界上放一空前絕後的異

彩，使科學界增進無窮的進步麼？這次的實驗後，關於宇宙間的科學知識，完全要發見出來。尤其是那不可思議的天文，也可以完全探尋清楚；因為只要有這種機器能將我人放大，超過大空氣（註二）之外，能够觀察宇宙各星球，如同觀察一部地圖一般。」

教授點點頭兒道：「正是如此的。對於這巨人（指長大以後的巨人而說）的一隻腳，他的大小和重量，我已仔細推算過，至於懸在空間的身量，自然用不着去耽憂，再大些也自不妨。」

我道：「照教授的說法，縮小似乎較長大要危險一點。因縮小之後，一個電子即成爲一個星球那般大，但是電子不過一種無生機的物质，我人到那上面，豈不是很危險麼？不過說去說來，這一趟險，總是要嘗試一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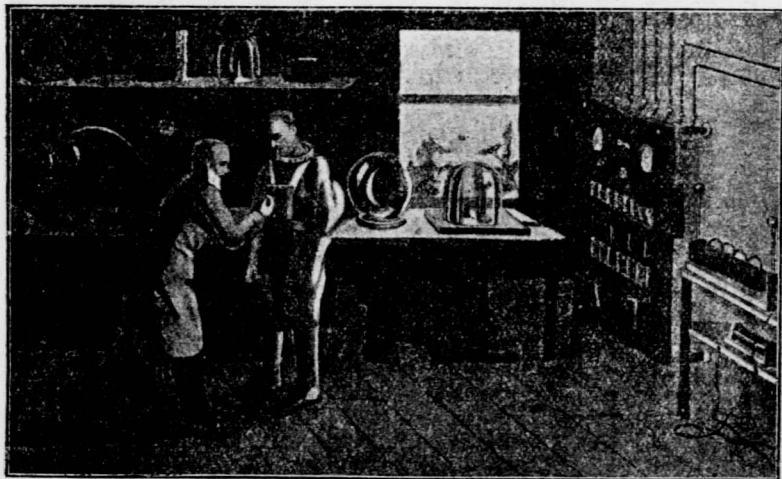
教授點頭道：「不錯。時光過得很快，我很願意你能快點實驗一次，我可以早點知道結果究竟如何。你還有什麼事情要勾當麼？」

我答道：「沒有；因我無日

無時不是預備這個實驗的時候臨到，不過你的應用器具一齊都收拾妥當了麼？要是沒有，我停幾小時再來，若是預備了，我們就此可以動手。」

教授很高興的說道：「很好。不過你知道我們不能在這煙稠密的所在試驗；必須要空無人跡的地方去。若是你已經預備好了，我們可以到我鄉下的試驗場上去。那裏要比較妥當些。」

我點頭答應了他的話。我們於是各人都披上大衣。教授只略檢點了幾件器具，又將他



六

那新發明的機器很慎重的裝在一個小盒子中。於是我們就動身往鄉下試驗場上去了。

三

我們到的當兒，教授驟然問我道：「你預備好了麼？」我聽見這麼一問，倒不覺生了一點躊躇的心思。我並不是害怕。我決不會害怕。不過我似乎覺得有一種預覺，叫我知道，經過這一番實驗之後，我就要與這親愛的老家鄉，永遠離別似的。以前從來沒有這種感覺，這也是一種精神上的作用罷了。

我停了一會兒纔很高興的答道：「教授，我已經預備好了。」

「那麼，你是要長大還是要縮小呢？」

我應聲答道：「我願意長大。」因為我的目的是要觀察天上的諸星球和宇宙內外的玄奇奧秘。教授聽了我的話，低首沈思了好一會兒，纔瞧着我說道：「吉拜，你要知道，若是你增大起來，昇到星球真空界上（註二）你不凍死，也要悶死。」

教授一邊說着，一邊就走到他的鄉下試驗室中，開了門，就取了三幾件奇奇怪怪的東西，指點給我道：「這是一套保持溫度的衣服，是攝取金質細胞鍊成的，每個細胞的空氣都抽了出來，成了真空；然後又將這些細胞織成纖微，然後製成衣服，就好像一隻大藏熱瓶一樣。因此體內的熱度，不能傳到外面，外面的寒氣也不能浸入裏面。」

我接過衣服，立刻穿了起來。這套衣服也不見有特

別的重量。穿上之後，手足都套在裏面，只有頸口還露着。教授見我穿上了這套衣服，便又取了一件球形透明的東西來。這件東西很像一隻大玻璃罩似的，據說是許多錘鍊過的純質體，鍊製成功的。正對着口的地方，有一根養氣管子。這根管直通到後背的養氣集壓箱中。安排好了，教授纔慎重的取出那新發明的機器，裝在我胸前，又將六根細絲聯在我腿臂等處。

教授見諸事安排已好，纔握着我的手，很激動的說道：「吉拜，我們再會了。你預備動身的時候，可以將第一個電鈕捺一下。惟願你幸福無量。」說畢就將那頭罩加在我頭上，將合口的地方封好。這時我只能看見教授站在那裏，却聽不見一點聲音。教授又很熱誠的握了我的手。

四

我到空場上的時候，教授已經上了汽車。我便將上面的電鈕輕輕一捺，立刻之間，覺得我遍體都通了電流，

眼前的教授，房屋，樹木，都像飛的一般，不知跑到那裏去了。我驚駭極了，便將中間的電鈕一捺，這纜不長了。向下一望，見教授坐在汽車上，如同山蟻一樣，拼命的奔馳，一面還向我揚手，表示我長得很快，他的發明果然有了效能。他若不快快的奔去，恐怕我長大之後，我的脚要將他壓住。

一會兒我恢復了勇氣，又將上面的電鈕一捺，一轉眼間，地球已漸漸縮小了。我的四肢，前額，和胸前，似乎有一點疼痛，這或者是六根細絲聯合的結果罷。

我這時候並不覺得自己漲大，只覺得地球漸漸縮小，愈小愈縮得快。我的頭已經穿過了雲頭，俯身向下一望，但見模糊的一點小球影子。諸君見過馬戲中的大象立在小球上的形狀麼？我這時候正是這般光景。

一展眼間，我覺得脚下的球太小了，脚底有點移動，我的身體不由得躺了下去，完全睡在空間中。四面一瞧，只見小小的地球繞着日頭轉得非常之快。空間中也漸

漸黑了。光明的太陽，只是一個大黑球；圍繞的行星，一面有光，一面黑暗。昂首一望，見從前看見的小星球，漸漸變大了。漸漸只覺得他們的軌道，成了一條細白線。我這纜悟出是星球繞日運行着。一會兒龐大的太陽，只變得如同一粒彈丸似的，旁的行星，小得連影兒也瞧不見了。

我的身體愈長愈大，空中的行星（地球也在內）繞着我的腿子轉着，好像一羣小黃蜂似的。我恐怕他們要將我繞住，不得脫身，便將雙足用力一登，我覺得身體似乎超出了太空以上。以前的那些星球，似乎都運轉得很快。奇怪得很。仔細瞧去，他們也有一定的軌道。他們都似乎是一羣小光體，繞着一點比較大點的白點。大約是一種運行星，如同行星繞日運轉一般。不錯，這正是一種宇宙間的大運行星。（註四）

一會兒這種行星系，在我眼底下也漸漸縮小了。另有其他一種大的現了出來。我這纜知道星球之外有星球，行星系之外，又有行星系，宇宙之外，又有宇宙。

至終，諸行星都沉沒不見了，我頭上忽然有大光發現，這到底是一件什麼東西呢？窺其外狀，極像一個電子。或者這東西的南北極，就是真正全宇宙電子的發源區域麼？換句話說，這件東西是否宇宙諸星球聯合而成的一個大電子？

我愈長大之後，瞧見天空中不止這一個大電子。像這樣的電子很有幾個。並且有聯合的勢頭，或者他們要變成分子麼？（註一）

到這時候，我忽然思想起家鄉來了。我已不得立刻就要回到自己的世界，瞧瞧那些親愛的同類。我覺得這是一場噩夢。假的一切都是幻景。我應當趕快復原。

我一邊想着，一邊立刻捺電鈕，停住增長。但是一件東西飛得太快，一時一定停留不住。我增長的原力雖然停了，但是餘力還未停。好一會兒，我纔覺得四面有雲圍繞着我。我伸手一摸，覺得很冷。（風按這是又一漏點，因他手上，已有真空套子籠着，決不會覺得冷熱。）我覺得

這不是雲，好像是水。真的，我覺得我已經浮在水上了。如此也不知過了幾多時候。

我在這東西當中，盡力一躍，又跌了下來。這纔知道我真是躺在水中。這水是我第一次瞧見的老朋友，因以前所見的都是從未見過的，只有這水是很熟悉的一件東西。我覺得很快樂，於是盡力游泳，直到我的雙足能觸着地面。

五

疲乏過甚，不覺濃睡了一大場。睡醒之後，纔覺得我到了另一個世界；因為一切的景象完全不同。這世界上也有一個太陽，不過很小，如同我從前那世界的月亮一般大小；光亮也不大，地面上還罩着一層濃霧。我不禁自己告訴自己，說我已經到了另一世界。想起了不能歸回本鄉，心下十分悲痛，不禁哭了。後來仔細觀察一過，纔知道我托足的地方並不是一個星球，乃是浮在密雲之上。於是我便預備回家。這回家的第一步，必定要將我這龐

大的身體縮小。想着我便將那第三粒電鈕輕輕一捺，我的身體果然漸漸縮小。眼前所見的景象，完全與以前相反。我心裏樂極了，以為不久就可以會見老友馬丁教授了。

但是這裏有一個難問題。目前橫在我眼前的有許多大電子，我究竟是屬於那一個電子中的呢？就算尋着了那個大電子，這電子中有無數行星系，我又是屬於那一行星系的呢，這無數萬的星球中又從那裏尋找我原來的哪個星球呢？這不是一件很困難的問題麼？不過我還存着幾分希望，以為或者能回轉到本來的世界上。

我似乎覺得我這所進的行星系，是我的本行星系，因為其中也有一個中心的太陽。我沈在深淵似的空間中，瞧着諸星如同彈丸一般大小往來飛馳。一轉眼間，有的忽然破碎，忽然間又生了一個新的。這一轉眼間，恐怕真正只一秒鐘的工夫。但是錯了；因我所看見的這些小星，都是大太陽，比地球上的太陽還大。我雖說只覺得一

碎一生，只一秒鐘工夫，其實不知有多少萬年了。因我的體積太大，所以不覺得時間的長短。

我們須知道時間本是相對的，都以體質的大小為比例。生物的體質愈小，生命愈促，譬如人過一天，極小的蟲蟻以為是一生。我因身體長得太大，所以覺得幾十世紀也不過一轉眼的工夫。我記得我瞧着行星系繞旋飛馳着，幾乎瞧不出他們的軌道來，我以為不過一秒鐘罷了，在他們看來，早已不知過了幾多時代了。

由此推想起，我離開本來的世界時，只十分鐘的工夫，世界上的人早已過了一生了。不但是馬丁教授早已死去，即全世界上同時代的人們，也都早已過了一世了。

……
我在這一世界上，不禁動了思鄉之念。這世界的人物，都與我原來的新世界完全不同。一切風俗言語，一點也不懂。我覺得我在他們當中，如同一個奇怪的野獸一樣。

唉。家在何處呢？我原來的世界又在何處呢？恐怕他們早已化去了數百萬年了啊……！

(完)

一隻手將太平洋的水舀一些，往小島上一淋，就可以洗刷得乾乾淨淨了。

這是一種讀法。

勁風按這篇小說是美國著名的科學家 Payton Vertonbaker 作的。

這一篇小說，有兩種讀法。一種是用神話的法子讀他，因其中的事跡，大都是不經見的事，也可以說是不可能的。用這種眼光去讀這篇小說，必定說作者多少有點神經病，憑空胡說。除了西遊記上的孫行者等，和封神

榜上的楊戩以外，那裏還有一個平常的人，能長得比地球，太陽，諸行星，還大。這是反對方面的理論。

還有一種迷信方面的人，用完全的信仰心，以為必定可以用科學的方法，叫人真可以長得如此之大。他並且還希望中國出這麼一個人，能發明這種法兒，將一個人長大起來，同敵國作對，將他們降服過來，替中國出氣。譬如說是島國罷，我們只消有了這麼一個大人，只須用

第二種乃是科學眼光的讀法。我們要曉得這篇小說，乃是闡明「相對論」的作品。讀了這篇小說，就知道宇宙的結構，就知道空間時間的關係，就知道從前科學哲學的根本理論，現在有什麼改動。除此之外，又能了解這篇小說，如何將相對論的理論證實出來。

這又是另一種讀法。

設若我們要將這篇小說，分析起來，一一與相對論應照，那未免太費事了。而且就是分析出來，非著數萬言科學理論的文字不可，不但我沒有這個本事和功夫，恐怕諸君也不願意用讀小說的功夫來讀這些木然無味的機械文字。我現在只將相對論為沒有讀過的朋友們，簡略的介紹幾句。

什麼是相對論 Relativity。要答覆這個問題，很不

容易。我們暫且先從別一方面說起。

相對論的意味，本來在牛吞的物理定律中已含着不少。當時不過承認他是絕對的。及至到了一九〇八年，德國的愛因斯坦(Einstein)纔敢衝破以前的定律，倡明相對的理論。

我們要說明相對論是什麼，最好先引一兩個譬解。就愛因斯坦的譬說：一個人瞧見某種東西是紅色，別的人也說是紅色，但是什麼人敢斷定第二人所見的紅色，必是第一人所見的紅色？就石原純的「愛因斯坦和相對性原理」上說：譬如有種種鏡子，有的是平面，有的凹面，有的凸面，想像（注意）我們只能由這些鏡映着，纔能看見物體的形象。各種鏡子映出來的形像，雖各不相同，但是並沒有什麼絕對的標準，可以判斷某種鏡子映出來的，是物體的真像。各個鏡子映出來的形像，都在相對上是真的。」

由以上的譬解看來，就知宇宙間沒有絕對的標準，

只有相對的。

我們再引一個比方來解明什麼是相對，什麼是絕對。譬如說船在河中行走，同時岸上立着一個人，據他的觀察說這隻船的速度，到了什麼限度，我們假定他是一分鐘走五丈。同時另外有一隻船，比前船走稍慢，這隻船上有一個人，也同時觀察前船的速度，據這人說，前船的速度，並不是一分鐘五丈，一分鐘只有五寸。

據牛吞的絕對論而言，那第一人的觀察不錯，第二人的觀察錯了。據愛因斯坦的相對性而論，兩人的觀察，只要所用的觀察器具和計時表，是相同的，是準確的，二人的觀察都不錯。何以呢？因岸上的人和船上的人的坐標不同。換言之，即二人所處的地位不同，所觀察的結果也不同。其實船的速率是一定的。

牛吞的理論，乃是說觀察宇宙間的任何物皆有一定的坐標，所以說岸上的人，觀察得不錯。其實岸上的坐標，又怎能說他是絕對的坐標呢。就這很小很近的一種

觀察，或者說他的斷語不錯，但是照這一篇小說「家在哪處」上所說的宇宙的互相關係而談，我們敢決定什麼地點是絕對時間和空間的坐標呢？

以上這幾段，都是關於這篇小說的相對性理論。我怕我這所說的不能盡合相對性的原理，所以在這裏聲明一句。讀者諸君若要免去種種誤會的信仰，可以參看一兩種相對論。我所知道的，最淺顯最清楚的是「愛因斯坦和相對性原理」(譯本)和 Relativity For All (英文本)二種為最合宜。大概各書局都有出售。

(註一)原子是一種原質中的一個個體。分子是兩種原質和成一種新物質中的一個個

體。這些個體，都小極了，不但肉眼瞧不見，即

極強力的顯微鏡也瞧不出。電子即電的個體，比原子更小。原質中以輕氣的原子為最小，但電子比輕氣的原子還小 000,000 倍。

(註二)大空氣平常多半稱為大氣，大氣包圍着星球。大氣之外，即是行星界的空間，純屬真空。

(註三)見註二。

(註四)行星系即螺旋式的星雲。行星繞日而轉，成一種運行的團體，這團體又別繞一種較大的星球而轉，即是行星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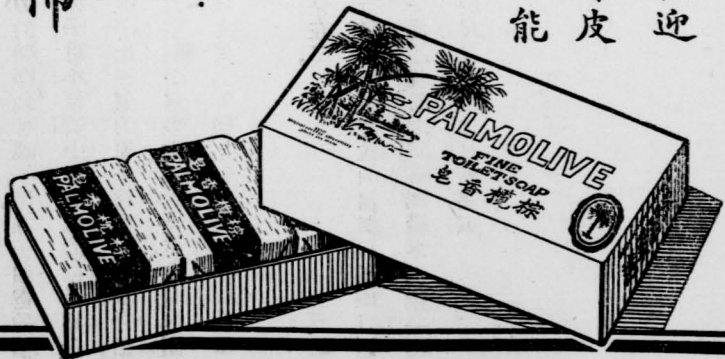


棕欖香皂婦女均歡迎
 樂用因為確有清潔皮
 膏而兼有滋養之功能
 使肌膚潔白美麗

棕欖香皂是用棕果橄欖二種油所
 配合的所以去垢淨膏非用棕欖
 香皂不可因為這二種油已有數
 千年之信用迥非常品可比且
 香味出於自然更能永遠保存

各埠各大商號均有出售

上海
 四川路
 十二號
 棕欖公司謹佈





適意的不適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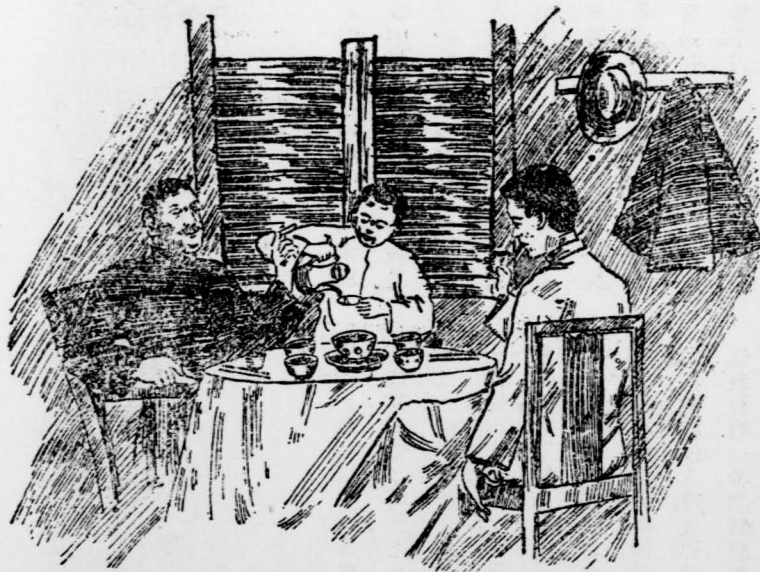
茗狂

蕭耀仁是個最最講求適意的人。他在娘胎中。差不多就有這種表示了。每每遇着他的母親或是看看夜戲。或是又又麻雀。過分勞動一些。他在胎中。覺得有些不適意。就要不安分起來。害得他母親請醫服藥。驚天動地的鬧這麼幾陣。纔算完了。但是這還不足為奇。別的胎兒。大概也是如是的呢。後來。一出了世。可更不得了了。只要有一點地方不適他的意。就要閉着兩個小眼睛。呱呱的哭個不休。他的父母。是有錢的人。又只有這麼一個寶貝。把他愛得什麼似的。見他哭了。自然千方百計的。去順從他的意。

思。於是他在娘胎中帶來那種愛適意的天性。竟逐漸的養成爲習慣了。等到七八歲的時候。那更好了。書倒不讀。只知一味的蠻頑。凡是他以爲適意的。無論什麼事情。都要做點出來。他的父母。只要求他適意。倒也不去管他。他更是嬌縱了。後來。又過了多少年。他的父母相繼下世。財政全權。都在他掌握之中。他那時也有十七八歲了。童年時代那種適意的事情。早已把他幹得有點不耐煩起來。倒又想幹成人時代那些適意事情了。

他最初的一步。忽然想起。吃酒。不是一樁很適意的事情。

麼。每見一般吃酒的人。談起了酒。真是津津有味。如果不適意。難道他們會如此的麼。那倒不可不試試。他這主意一打定。自有一班酒徒。和他來做了朋友。可是到了酒樓。舉起酒杯。呷了一口。就覺得辣辛辛的。酸溜溜的。怪使人有點難受。不覺想道。原來酒是這樣難吃的麼。他們這班酒徒。爲什麼倒如此的愛他。那真有點不可解了。同時忽又轉念一想。或者他也像吃橄



他想吃到酒以爲吃酒是適意的了

二
 禮這樣的有回味。樂趣還在後面罷。於是又勉強飲了幾杯。正想細細領略個中的趣味。誰知那班酒徒。忽又趕着他。三興八馬的鬧個不了。他也只得勉強應酬。只鬧得烏烟瘴氣。不可究詰。跟着一般人的聲音也逐漸的響了起來了。一般人的舉動也逐漸的狂了起來了。他瞧在眼中。着實有些不慣。幾次三番起身要走。偏偏那班醉漢。硬拉着不許走。還舉起杯子。要同他照杯。他此時真弄得無可奈何了。心腸一

橫。想道。也罷。我就同你們鬧一下子罷。也就直着喉嚨。一杯杯的強灌下去。弄到後來。他自己也醉了。踉踉跄跄的

回得家去。到底還又嘔

吐了一陣。纔得靜靜睡

去。等到第二天醒來。頭

腦還是脹脹的。口中更

是淡得沒有味。任你怎

樣的美味。也吃他不進。

床中那股酒氣。更是不

可嚮邇。自己聞了。差不

多又要嘔吐起來了。不

覺嘆道。唉。吃酒一件事

情。是這樣不適意。是這

樣難受的麼。他們那班

酒徒。爲何又樂此不疲

的。天天這樣的鬧個不了啊。

第二樁。他又想起穿衣服來了。暗想衣服穿得好。又是風光。又是護體。那總是最適意的事情了。他於是到綢緞舖

中。揀那最時行最鮮麗

的衣料。翦了好多種。交

給成衣。教他照最時髦

的款式做去。等到衣服

做成。穿在身上。他得意

的了不得。便搖搖擺擺

的走出門去。但是一出

門。可不對了。覺得所有

途人的眼光。都注射在

他一人身上。像瞧西洋

鏡似的。并且還帶些輕

蔑的神氣。隱約聽見一

個老者。對他同伴說道。

朋友。你瞧。這個人穿得花花綠綠。好似女子一般。恐怕是



倒底嘔吐了一陣才得睡下

個小拆白黨罷。那個同伴笑道。他也不是拆白黨。恐怕還是北京來的。……一路之上。這種說話。也不知聽得了好多。把他氣得肚皮幾乎也要脹破了。暗想我以前出來的時候。從未聽受過這些說話。今兒實是受了這身衣服之賜啊。但是爲了人家這些閒話。教他就把這身簇簇全新的衣服脫去。從此不穿。這倒有些兒做不到。不覺自言自語道。唉。聽他們說去罷。橫豎穿



下不你客在實方地小種這裏遣了亮漂太服衣身這你友朋

這種衣服的。也不止我一個人。我何必去理會他們。想到這裏。心上不覺一寬。恰恰到了一個遊戲場門前。也就走了進去。誰知在場中還沒有兜上一個圈子。忽然一個吃公事飯模樣的人。走上前來。向他身上的衣服。狠狠望了幾眼。說道。朋友。你這身衣服太漂亮了。這裏這種小地方。實在容你不下。請你出去罷。你如果再要進來。不妨把這身衣服換了去。自然沒有人來

管你了。他聽了。氣得什麼似的。想要和那人爭論。忽然又有幾個人趕了來。一窠蜂的擁着他把他推了出去了。旁邊的人瞧見此事。只是嘻嘻的向着他笑。還聽得有幾個在那裏說道。這是一個拆白黨。被包探攆了出去了。這倒是懲治拆白黨的一個善法啊。他聽在耳中。更是難受。出得門後。心中氣惱異常。想今日這場沒氣。這場羞辱。都是受了這身衣服之賜啊。唉。這身衣服真害人不淺。不滿意極了。第三樁。他又想起賭錢來了。想古人說得好。什麼呼盧喝雉啊。什麼一擲千金啊。都算得千古



他又想起賭錢以來爲賭錢是這意的

豪舉。諒來賭錢是一樁很適意的事情了。便又情不自禁。試手起來。可是一入了場。又覺得自己的理想有些不對了。原來賭錢這樁事。很使神經系上起了一種異樣的興奮。怪不自在的。無論你身上帶了幾多錢。那顆心總在那裏撲撲的跳個不住。生怕把錢輸了去。他經了這種感覺。不覺暗暗嘆道。唉。我家中儘有的是錢。也殼我吃。殼我穿了。并不要贏人家什麼錢。何必幹這種撈什子。自討苦來吃呢。而且輸家那付垂頭喪氣的面孔。怪使人見了不忍。恨不得拿自己的錢去償還他。贏家那付

貪得無厭。死要錢的面孔。怪使人見了生氣。恨不得打他一巴掌。這都使他瞧在眼中。覺得怪不適意的。加之他於賭之一道。還是初入門。有時錯了一點兒。同局的人就得責備他。嘲笑他。還有人冷冷的說道。咳。這個人瘋得這樣。也要假充內行。混在中間啊。這種說話。一入他的耳中。更覺有些難受。巴巴的等到終局。就一溜烟的逃了出來。一壁也暗暗嘆道。唉。賭錢是這樣的無謂麼。賭錢是這樣的不適意麼。

第四樁。他又想起吃花酒來了。想在上海的人。無論老的少的。十停中倒有七八停。都喜歡吃花酒。一說起吃花酒。差不多把什麼事都忘去。自會趕了去。想來此中自有佳趣麼。他這主意一起。不到幾天。居然吃起花酒來了。但纔把此中滋味一嘗。便暗暗連喚上當了。這是何等乏味的。事情啊。別的不要講。單這鴿子籠一點兒大的地方。竟聚了這許許多多的人。客人。妓女。烏師。以及娘姨大姐。相幫人等。如果一古腦兒算起來。竟要達到四五十人。

以上。各人呼吸出來的那股濁氣。早已佈滿了一室。還有什麼新鮮空氣。這已殼受的了。加之馬桶間的臭氣。尿桶中的騷氣。各人身上的汗氣。又一股股的發出來。交互刺入鼻觀中。那是更加難受。還有遇着上菜添酒的時候。那個其笨如牛的粗做娘姨。又在他身邊碰個不了。險些兒把油湯都滴在他的身上。害得他連連閃讓不迭。因之那種不適意的觀念。更覺得加深一層了。而且他既是主人。還得盡主人之義務。對於這個。不免恭維幾聲。對於那個人。不免敷衍幾句。真是麻煩煞人啊。但是堂子中那班人。似乎很不能體貼他的意思。似乎以爲他這種敷衍的舉動。是大可不必的。正在他向座客殷勤勸酒之時。他們早已把菜趕快上完。眼睜睜的向着他。似乎說。你的義務也已盡了。菜也已完了。你還是吃碗稀飯。約着朋友。一同走路罷。不過這種意思。是意會出來的。並沒有明白宣布就是了。他瞧了。更是生氣。更是乏味。也就草草散席。出得門來。不覺嘆道。唉。在堂子中吃花酒。簡直是活受罪。簡直是

替他們當奴隸。主人如是。客人也如是。何嘗有絲毫適意的地方啊。

第五椿。他又想起攀相好來了。想吃花酒不過是一椿很尋常的事。自然沒有什麼趣味。如果和妓女有了關係。那定有一種很濃厚的愛情發生出來。柔鄉佳趣。想來很不同尋常麼。他這麼一想。主意也就打定。於是不上幾時。竟和一個妓女有了關



如果有點不對伊就要起面孔和他大關

係了。但是同時也就叫起苦來。說道。我又上了當了。原來這個妓女和他沒有發生關係以前。倒對他十分巴結。叫起堂差來。總是來得很早。去得很遲。還小任意意的承迎他。如今可不同了。來也來得遲了。去也去得快了。他去問問伊。倒受了一場奚落。而且說得很爲好聽道。呀。你如今不比別人。是自家了。總得原諒我啊。遇著高興的時候。倒還有說有笑。遇着一不高興。

就冷冷的坐在一旁。好似欠了伊的債似的。如果他的話。

今日這樣。明日那樣。實在多的了不得。無論怎麼。總弄他

有一點說

得不對。伊

就要板起

面孔。豎起

眉毛。和他

鬧了起來。

他倒無可

奈何。只得

忍受。講

到報效一

方。更是妙

了。差不多

伊有什麼

要求提出。好如專制國的君主下了聖旨一般。一點兒違

拘不得。須得立刻去辦。遲了。就有處分呢。并且伊的要求。



意啊。

以後。他又想到抽大煙。開房間。跑汽車等等事情。想道。這

他的意適是爲以來煙大抽起想又他

不完。真有點

兒麻煩咧。他

經了這種種。

不覺頭都脹

痛起來道。唉。

攀相好。原來

是這麼一回

事。那比時候

細君。還要麻

煩得多了。簡

直是在那裏

自尋煩惱。到

底有什麼適

不是如今一般時髦人所常幹的事情麼。諒來很是適意。很有趣味的。但是他一椿椿的去試試。覺得都并不怎樣適意。而且反發生了種種不適意的觀念。也就廢然而返了。

但是以上所述。不過是他初試手時的一種觀念。一種感想。到得後來。他又常去試試。就不同了。竟一椿椿的樂此不疲的幹了起來。久而久之。也成了習慣。竟以爲這種事情。都是很能使人適意的。萬萬除他不得呢。可是這種種虛偽的適意。也是不能長久享受的。不到多時。他的一份家產。爲了這個上頭。都弄得乾乾淨淨。別說不能玩他

所說的這些適意事情。就是要和尋常人一樣。很適意的。穿一件老布衣。很適意的。吃一口老米飯。事實上也有些辦不到了。他這纔大澈大悟起來。不覺長嘆道。唉。俗世那些紛華的事情。大家都以爲很適意的。其實是最不適意的。這是當我最初試手的時候。倒早有點覺得了。不知後來怎樣一來。竟迷失了我的本性。也這樣的胡鬧起來。如今求適意而不成。連尋常人所有的那一點兒適意。幾乎也要失去了。這是何苦來呢。唉。這都是我沒有一種定力啊。

(完)

楹聯叢話

此二書皆爲福州梁章鉅先生所輯久已風行海內。惟鏤版既多。訛謬滋甚。本館既覓得先生手輯未梓之三話四話。印行特再將是書重加校勘。照式精印以餉讀者。

六冊

一元二角

商務印書館發行

號(317)



女英雄

(一)

這少年是個奇男子，
是個英雄。

他走遍了四海，五湖，

遇不到敵手；

他接交了許多俠客，壯士，

都願意拜他的下風。

他是個大力士，

他是個英雄。

(故事詩)

(二)

他曾在津浦道上，遇見了強盜，
雙手拗折了強盜的鋼刀。

他曾經做過民軍的總司令，

冒險奪回了敵兵的野戰砲。

因此他的大名，

震動了全國的同胞。

(三)

他曾在深山裏，遇見了猛虎，

胡奇塵

打斷了猛虎的尾子，

他曾在深林中，遇見了毒蛇，

拔出了毒蛇的牙齒。

因此他的大名，

壓倒全國的豪客，勇士。

(四)

有一天，他的朋友去訪他，

看見他跪在一個女子的面前；

女子打他，他不敢回手；

女子罵他，他不敢回言。

從前的勇氣都沒有了，

輒得變成了一團棉。

那朋友說：『嚇！我今天看見女英雄了，

征服了這個勇敢，粗暴的少年。』

(五)

女子饒赦了少年，

走過來招待賓客。

忽然遇見雄雞打架，

駭得他面上改了色，

(六)

唉！男英雄！女英雄！

人雄不如雞雄！

(完)

平 沙 落 雁 (第四段) 履彬

pp

1. 2 3. 5 3. 2 | 2 2-0 | 1. 2 3 2 3 | 5 6. 5 3. 2 3 |

上 尺 工 六 工 尺 尺 上 尺 工 尺 工 六 五 六 工 尺 工
 鸞 才 盤 琶 瑟 瑟 勻 笛 鸞 盤 勻 田 才 勻 堯 鳥 瑟 鸞 田 才
 我 一 再 可 啼, 我 再 三 可 啼, 須 記 也

5. 6 3 #4 3 2 3 | 2 1 1 1 1 1 1 | 1 0 0 0 |

六 五 工 凡 工 尺 工 尺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窗 六 琶 弁 勻 瑟 烏 无 琶 瑟 登 伏 比 抽
 居 安 慮 危,

p *f*

6. 6 1. 1 | 3 2 3. 5 5 | 6 5 3-5 | 6 5 3 5 3 2 1 2 |

四 四 上 上 工 尺 工 六 六 五 六 工 六 五 六 工 六 工 尺 上 尺
 芍 也 勻 笛 橙 勾 毛 毛 簫 佳 壞 疊 才 从 门 乍 疊 笛 疊 疊
 夢 汀 蘆 岸 寄 此 身, 猜 疑 猜 疑, 疑 有 外 人 知,

2- 6 5 6 | 3 5 2 1 6 1 | 2 3 1 1- ||

尺 四 合 四 工 六 尺 上 四 上 尺 工 上 上
 佳 復 琶 疊 才 盤 瑟 疊 也 簫 笛 笛 勻 芻 箏 芍 笛
 聽 樵 樓 鼓 幾 更, 夢 不 成。

府上缺少屏聯堂幅平

請用本館精印的名人書畫，最古雅，最便宜，大小各式俱全，有下面四大特點：

(一)影印名人書畫與真蹟絲毫無異成本祇計紙料及印工故售價極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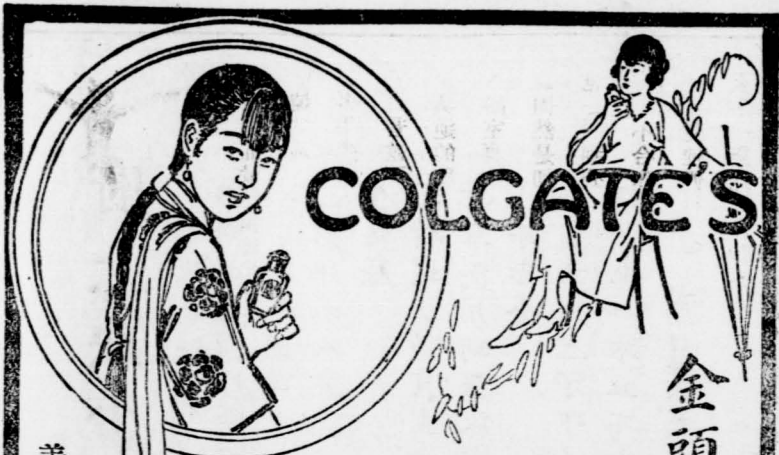
(二)精選上等頁宣金箋色澤古雅年久愈佳

(三)單色用珂羅版深淺分明彩色用彩印或請名手設色鈎金用上等赤金

(四)圖章用上等印泥經久不油不黑綾綉裝裱俱用國貨堂幅軸頭用真紅木並不加價

另印目錄函索即寄

商務印書館謹啓



COLGATE'S

金頭香水

馥郁襲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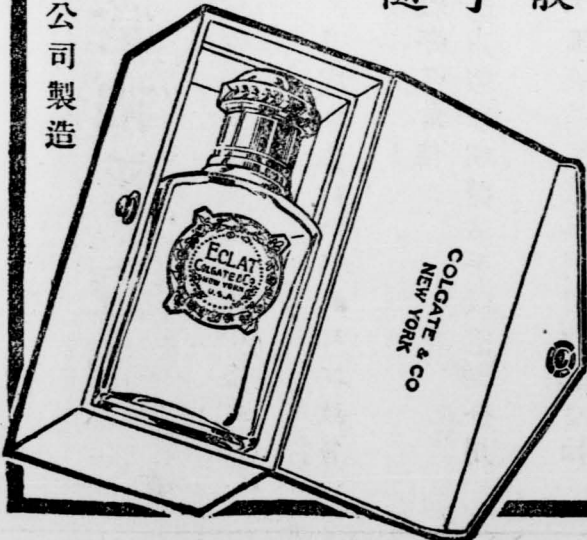
日久不散

仙乎仙乎

人到香隨

各處均有出售

美國珂路辯公司製造



總經理 上海漢口路十號 噉厘洋行
 分經理 天津信中公

請認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朋友

求幸福齋主

寄宿舍而兼旅館營業性質的東城公寓。設在大學附近不遠的地方。內中寄居的客人。自然以學生爲多。單表這許多學生中的兩個客人。同住在第九號房間的。彼此說話口音差不多。顯見得還是同鄉。同鄉和同學的關係。結成莫逆的朋友。同住在這一個房間裏。上課時一道到學校講室裏去。下課後又攜手回到公寓來。到晚間自修功課。固然是切磋琢磨。在一塊兒用功。卽星期放假的。日子也一同到公園或遊戲場中去消遣。從不會有那一個個人抱着不合作主義。獨自一人單獨行動的。所以一般同學們看見他們這樣感情融洽行動一致。全稱贊一聲道。這真是一對好朋友。和古人中什麼管鮑。俞鍾雷陳一樣。

後來學校裏開放了。男女同校的制度。驀地實現。同學中添了幾位女生。一般男性的青年。不必費那麼很大的事。到外邊社交上去。就能够很容易的得着那同在一般黃金時代中的異性的女友。像這兩個富於朋友觀念的人。自然也想擴大固有的朋友領域。延致一位異性的女友。新加入進來。豈不從友道中可以得些破天荒空前未有的新研究和新趣味。

於是那原來是好朋友中的C生和P生。於一個議決案的計畫之下。公同着手進行。美其名曰求友運動。求來了一位異性的F女士。新加入於原有CP朋友團體以內。擴大成FCP新的朋友組合。不過F女士究因異性的

關係。有許多不便的地方。除了特定約會和閒暇時間以外。不能成天的和C P二生在一塊兒發揮朋友的情緒。研究朋友的交誼。所以C P二生還能仍然繼續保存着原來最先的態度。不失爲新組合中的基本份子。

但人類中所經營的事。總不免在私利方面力圖進展的。從前C P二生都是同性的朋友。於私利上無可進展。故此在朋友情誼上。也甚是純粹。如今夾一個異性女友在內。本着男性人類歷來對於異性求偶的遺傳心理。就不免彼此都漸漸勾起一種私利觀念。不以眼前這種朋友局勢爲滿足。打算更進一層。向人類最普通的那件兩性結合的徑途上求些進展。只可惜F女士祇有一個身子。不能同時分任C P二生他們兩個人未來的配偶。這就不免要從此多事了。但這件事却不能怪任何方面不顧朋友情誼。也不能責備那一個人不該自私自利。平情而論。其實是男性對於女性在同一時期中必然有的衝動。自然而來的需求。誰都不能有一半的自制力。便

誰也想把F女士佔爲彼一人所有。大家扯一個直。誰還能派誰的不是嗎。好在C P二生歷來是很講朋友情誼的。總不能爲這點事失却彼此一向相交以誠的態度。於是兩個人另外開了一個談判道。我們從這個新的三角同盟中進而討論相對學原理。這也是大勢所趨。無可避免。祇是爲朋友情誼計。頭一步總宜彼此互諒。再其次便揭開了來。彼此約定一種公開的運動。比譬說吧。物競天擇。我們二人都是競其所當競的物。F女士便是擇其所當擇的天。我們各人在同一目的下進行各人的。并都承認對手方是一種正當的競爭。祇把這最後的選擇權交與F女士。靜待F女士將來的取決。無論這結果是誰人失敗誰人勝利。誰都不許在F女士選擇判決以外有什麼異議。更不可因成敗得失的原故。使歷來大家朋友情誼上有絲毫的損失或缺陷。即使其中終有一人得着不幸的結果。不能得F女士爲妻。但三角式同盟中的朋友關係。始終是可以保持的。這樣三方面都能顧全着。豈不

甚好。

自從這個協定成立以後。C P 二生就開始競爭起來。起初競爭得不甚激烈之時。彼此都還覺得勢均力敵。從容暇豫得很。有時當着說笑話一般。同向F女士面前問詢。伊究竟愛誰。F女士也不過作一種眼光四射甚為普遍的微笑。似乎誰都能領會得前途的希望很多。及至接觸的日子久了。作戰計畫雖說是祇管公開。但兵不厭詐。各人的戰略。就不免推陳出新。有種種不一樣的變化。

C生是一個富家子。金錢的來源甚是充裕。手面上也就揮霍得多。加之他文筆很好。會做些描寫男女戀愛的小說。而且又能拿文字多少再換幾個錢。故此實際上的費用。越發不愁缺乏。於是他便以交際為戰略。時時拿些錢出來。請F女士一同出去游公園看電影觀劇。藉那舞台上和影片上的愛情故事。逗引F女士的芳心。若是還嫌不足。更捧出自己所作的愛情小說來。請伊賞鑒。使伊深信他是一個多情種子。可以作伊的伴侶。并能使伊將來

因他而得着無邊的歡樂。那P生咧。雖不是一個道地的寒士。但為人忒老實了。他唯一的戰畧。祇抱定一個誠字。說他很自信能以最真摯最誠實的心去愛F女士。自古道至誠可以動人感天。F女士終有一天會相信他的。然而他所挾持的一腔至誠。除了正襟危坐囁嚅而談以外。再不能另從什麼小說文字戲劇影片上附會表證出來。F女士又因連日同C生在遊戲場熱鬧地方把腦子鬧昏了。不能清清淨淨地細細領略他的至誠。可憐那失敗之門。便大開了來。要恭候他單騎進去了。

某一日的晚上。C生又同F女士去看電影。到十二點鐘還沒回公寓來。P生獨自留守在旅舍裏。冷清清地。想起近幾日C生和F女士的行動。比從前親密得多。雖說他所採取的交際方法。不甚高尚。為自己所不屑學。然而F女士却很歡喜那樣。那是已經看得出來的了。不然。怎麼會同C生如此接近咧。照這樣接近下去。眼見得自己是直道不行。反會被那魔道戰勝了去。那才更可太息啊。孤

憤了一會。壁上的鐘聲的敲了一下。抬頭看時，已經是半點鐘到了。接着院子裏一陣脚步響。一個人闖了進來。原來就是C生。他那一副得意洋洋的神情。本來早已從他那陣趾高氣揚的脚步聲裏聽出。但他喜悅得忒充分了。見了面兀自打起哈哈笑道。老朋友。你應當祝賀我。今晚在電影場內。伊被一件很好的愛情故事所感動。已不知不覺的容許我握住了伊的手到十分鐘之久。後來又轉過臉來似乎向着我洒了一點半滴的同情之淚。我敢發誓。我所說的不是假話。我并深信在那時候我若鼓着勇氣向伊求婚。伊一定會又嬌羞又委婉的倒在我懷裏。一字一血淚拼出兩句話來答道。我愛你。我允嫁你。但我不忍如此逼迫伊。更不願在此感情衝動的時候。使伊不加十分考量的應許我。所以我終於未提出那最後的請求。然而這不過是時間的問題了。伊必然會屬於我。是無可疑的了。像這種好消息。你我是好朋友。我能不告訴你嗎。再按照彼此從前互諒的協定。你當然是對於這個結

果沒有什麼不滿意的。你能不祝賀我嗎。至於你的失敗。我心裏也很難過。我又還應該安慰你咧。說罷。向前捶着P生的肩背。又是一陣狂笑。

P生聽完了這席話。又看看C生的神情。心裏盤算。這裏是安慰朋友。明明是驕傲咧。但所謂朋友情誼的那一件事。到此是祇剩下一副假面具了。C生能變驕傲為安慰。那麼P生也可變忿恨為祝賀。祇見P生也鄭重說道。這是該祝賀的。若是真到愛情圓滿雙方很懇摯的結成夫婦時。那還更可祝賀咧。C生不了解P生言外的意義。也并不覺得他那種誘致情人的手段為什麼不真摯誠實。仍然暢所欲言的說道。如今要圓滿這件事。惟有將今晚這個電影故事。由我費些工夫絞些腦汁作一篇小說。送給伊看。使伊澈底了解我的情文并茂。從愛慕上應允我的婚姻。：說到這。驀地又跳起來道。這個電影故事。很不錯。我應當先講給你聽聽。替你解悶。好朋友。我們的事。是滿都要公開的啊。

於是O生與高采烈談起故事來道。

「這個影片名叫荒山奇俠。說一個美國人約翰。到深山去伐木。道經某旅店。有無賴數人。利其多金。叫一個婦人在他隔壁房間裏嚶嚶啜泣。說是夫病在床。無錢療治。約翰聽不過去。就拿出許多錢給他們。但同寓中另有一旅客名叫彼得的。看破了無賴的行徑。上前把那裝假病的人頭巾揭開。又把約翰的錢奪回。許多無賴惱羞成怒。就邀集多人圍着他們廝打。彼得又奮勇當先。幫着約翰打退那干無賴。於是二人結為好友。同到山裏去伐木。那時山下恰另有一戶人家。是一個老人帶着一個幼女。在那裏淘金為生。因為欠了地方上惡紳的錢。被惡紳私自拘捕了去。走到一所山崖邊。那老人往崖下水裏一跳。恰跳到幼女預先在那裏埋伏着等候的船上。一同逃跑。不想惡紳開槍追擊。老人受傷。在一個偏僻所在。悄悄登岸。找一戶人家求救。恰就跑到約翰彼得二人同居的茅舍來。此二人將他父女

收留。又不想那老人就在當夜因傷重而死去。臨終之時。將愛女羅文托他二人保護。在他二人本想立刻把羅文送回紐約去讀書的。無如時在嚴冬。山上冰雪很深。不能行路。只好將羅文留在茅舍裏。等度過一冬再作計較。但兩個青年人與一個絕色的女子。朝夕住在一處。就不免都抱着有得伊為妻之心。不過進行起來。手段各有不同。彼得慣用花言巧語。約翰却始終抱着最忠誠的態度。於是因為有了羅文女郎這個人。就譬如有一件分金爐模樣。把這一對好朋友。就分辨出一個好壞來。結果是約翰成爲一個大俠。彼得却變成小人了……」

P生聽到這。忽然掩耳叫道。我不要聽這個。你們做小說編故事的人。真是無理。好好一對朋友。都是可以做好人的。只因小說家要捏造一件驚人的故事。便硬派一個人做俠士。一個人做小人。其實約翰爲什麼他就天生成做大俠。彼得爲什麼定要派他做他人所不做的小人咧。

C 生笑道。你這人也太迂了。本來就沒有這回事。派一個虛無縹緲的人做小人。又打什麼緊。況且故事要編得好。總不能說沒有個正面反面。你還是耐心聽下去罷。於是又繼續說那故事道。

「論羅文女郎的心理。本是表同情於約翰的。無奈彼得纏擾得忒厲害。叫伊介乎兩大之間。不好怎樣明白表示。開罪於任何方面。但伊有一個要求。不許他二人為伊傷了和氣。如他們有什麼爭吵。伊必自怨自艾。痛哭流涕起來。嚇得那二人只好裝出一副歡笑形容。互相握手道歉。如從前要好的時候一樣。然而無形中的暗鬪。和相持不下。一天却比一天激烈了。後來有一天。前山野火自燒。加之風勢又大。許多樹林子全着了火。約翰與彼得商量道。我們應該留一個人在家裏保護羅文。以一個人赴前村找人來救火。但這個時候。誰都想留在家裏於危難中同羅文女郎講些愛情。只好以拈圖的法子來解決。誰知彼得越是不想出去。偏偏

拈着出去求救那一張字條。悻悻的走了兩步。忽又轉回來與約翰道。你不曉得。伊實在是愛我。在這危難中離開伊。伊必然甚為傷心。我不能不與伊作別。并安慰伊一下。約翰半信半不信。便任憑彼得轉回屋裏去。那知彼得見了羅文又說出一段假話來道。我此去救火。凶多吉少。請你可憐可憐我。許我接一個最後的吻。我便死也死得甘心了。羅文是心軟的人。到此就果然上了彼得的當。與彼得接起吻來。又誰知聽外約翰看見。以為羅文真個是愛彼得。又何忍使彼得離開伊。傷伊的心咧。便悄悄的一個人不別而去。代行那彼得的職務。但走不幾步。火勢已蔓延過來。眼見得這茅屋就要發生危險。趕快跑回去叫羅文和彼得早些離開這裏。及一步闖進了門。恰好是羅文責備彼得為什麼還溜不去。及彼得向羅文逼迫求婚的時候。約翰雖看了萬分難受。但救人要緊。扶起羅文便走。并嚷着道。火來了。不走便沒得命了。似乎話裏還有文章道。此刻不是

講愛情的時候了。彼得大吃一驚，也踉蹌着跟着跑出來。及再走幾步，火簇已將出路遮斷。約翰鼓着勇氣，將羅文背負到一處流水溪邊，才算保住了性命。但回頭一看，彼得身陷火中，已自出來不了。約翰始終以爲羅文真愛彼得，恐彼得一死，羅文更爲心傷，又重行折回火中，把彼得救了出來。所以約翰就有了這荒山奇俠的徽號。但那彼得也未嘗沒有人心。到此時被約翰的俠情感動，便跪倒在約翰面前，深自懺悔，并極力主張羅文應該嫁與約翰……」

談到這，P生更不願聽了，便連忙搖手道：「可以了。可以了。平白把那彼得精踐成做那樣的壞人，還嫌不痛快。又派他伏地謝罪，極其不堪。你們做小說的人的心，怎麼就那般殘忍。然而我被你怎麼一講，已經是毛骨悚然了。C生，請你念在吾人友誼上，不要再提這件殘忍的故事。因爲這件事與我們現在的情形相仿。以我二人友愛的關係，不惟不願我二人中有誰人像彼得那般壞，更不願有誰

人像約翰那樣俠法，以顯出另一人的短處來。如今我雖不敢自命俠士，說把F女士讓給你一人去進行。但我從心坎裏說句話，委實是不願再存那種對F女士求婚的希望。以免這競爭結果在我二人中鬧出誰好誰不好來，傷了我們的友道。不過我這種表示，決沒有一絲一毫的地方可以比附俠士。其實在我剛才聽了你的報告後，我也曾很褊狹的忿恨過來。此時我道出懺悔，雖不至於像彼得那樣罪大惡極，然而有此污點，做大俠總是不配的了。這層倒必須要請你諒解，免得使你疑心我說要矯情任俠，不替朋友留些餘地。

C生出其不意，聽了P生這些怪議論，自己回想了一下，陡地也覺得本晚在電影場中的情形，忒可笑了。當那影幕上現出約翰援救羅文那段情景來，自己以爲便是約翰，并向F女士說過大話，說我也能這樣保護你。但我做約翰，把好朋友P生置之於何地咧。其實我這種狂妄的心理，和不願朋友情誼的罪惡，以及譏言誘惑F女士的

卑鄙行爲。簡直是自己做了彼得。還不知道。却在那裏妄
比俠士啊。如今清醒轉來。不覺渾身出汗。無地自容。便也
從實說與P生聽。并隨同懺悔一番。立誓也再不向F女
士進行婚事。因爲他既有了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是個妄
人。不配做F女士的丈夫。

這篇小說。就是這樣結束。總算是描寫了兩個好朋友。沒
會硬派誰做俠士或小人。這是我做小說的人所可告無
罪於CP二生的。
朋友們。互諒罷。

醫俠

西雲

彭春洲明經。著昨夢齋文集。中有書楊生一則。奇譎可喜。其文曰。佛山富人霍氏。子患痘。諸醫束手。富人募能治者。與六百元。有楊生者。過之曰。君兒吾能療。第六百元必加倍。乃可。富人難之。楊曰。君此時尙吝耶。緩則無及矣。富人止一子。計無復之。強許諾。治旬日果愈。如約以謝。楊曰。未也。受君重惠。欲藉君名。以名吾醫。幸爲吾廣召嘉客。以謝金治具。君不虛費。而有豪舉聲。兩得也。富人喜。刻期張十餘筵。楊固與富人同里。知富人之爲人。並富人之戚族貧戶。者靡遺。客先後至。楊曰。某某奚不來。趣更召。畢至。乃舉酒。酒酣。陳金几上。客交口譽。楊能。楊笑曰。否。吾何能。此諸君福耳。主人以六白金活一子。實平生所痛惜。今而倍索。豈不足我所欲耶。顧富人曰。酒饌費幾何。請收取。次語客。吾得主人六百足矣。所餘幸諸君爲主人行德。共分之。衆愕。胎辭讓。楊正色曰。受之無愧。過此恐一錢不可得也。富人踉蹌無地。酒罷。衆起。向楊謝。楊指謂富人曰。此方劑治百病皆神驗。惜出自我手耳。人謂君豈無戚族耶。楊曰。楊氏周急。必待霍氏金。則已求戚族於魚枯之肆矣。楊生談者失其名。噫。異哉。乘人之危而仁。挾人之財而義。設囊人求之。其不受一錢。可知矣。今世烏可得哉。

α ~ ρ η τ i ε τ i ε
« × = L

▲爲什麼要學

國語？

蔡子民先生說：

「國語的應用有三：

- (1) 求智識須應用國語，
- (2) 謀職業須應用國語，
- (3) 服務社會須應用國語。」

怎樣能應用國語？
請加入本社

國語科

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
函授學社



服勞社會者唯一補品！

人生精神有限社會事業無窮凡終日操勞者不免
 消耗精血若不謀身體之滋補日久疲憊悔之不及
 人造自來血藥性和平甘美適口有滋補血液之功
 健胃增力之效曾經工部局衛生處試驗給證銷行
 多年馳名遠近男女老幼四時均宜

價目 大瓶二元 小瓶一元二角
上海五洲大藥房總發行
 經售處 各埠分店及各大藥房

小 (1116)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If you missed the Pictures, you mustn't miss the Stories.

	Net price
MacMahon: Orphans of the Storm	\$ 1.50
Hope: Prisoners of Zenda	1.50
Pidgin: Quincy Adams Sawyer	1.50
Quida: Under Two Flags	1.50
Viller: Within the Law	1.50
Williams: All the Brother Were Valiant	1.50
Maners: Peg O' My Heart	1.50
Fox: Trail of the Lonesome Pine	1.50

Other equally interesting stories

Tarkington: The Flirt	1.50
Hough: Heart's Desire	1.50
Lewis: Main Street	1.80
Burroughs: Jungle Tales of Tarzan	1.50
" Tarzan the Terrible	1.50
" " Untamed... ..	1.50
Bartley: Woman's Woman	1.50
Grey: Mysterious Rider	1.50

Sales Offic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Honan Road, Shanghai

歐洲最近文藝思潮

憶秋生譯

第一章 歐洲最近思潮的源流

一 最近文藝思潮的特色

此處所講的「歐洲最近文藝思潮」，不消說便是指的是從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間歐洲的文藝思潮而言。在這個時代的歐洲文藝園裏，真是五光十色，各極其妙；也有豔麗奪目，美如妖姬的；也有莊正謹嚴，端如女尼的；也有像立在教壇上的教師，與人以教訓的；也有像和人生奮鬥的勇士，示人以勇敢的；其複雜錯綜，可謂極一世之盛，文藝的品類，既如此其繁，自然橫流在這種種文藝下的思潮，也就不免雜多。將這種種橫貫在莊嚴燦爛的

文藝下面的許多思潮，一一清理出來，這便是本書的目的了。

能給人以有永遠的價值，強烈刺戟的藝術，在平穩無事，角度不銳，只想維持現狀的心境裏，決不會發生出來。只有流動的心，和對於更要完滿的生活而起的景仰，渴望和要求，這才是富於強烈的刺戟性，有永遠價值的藝術的搖籃。這種流動的心，和對於完美生活的景仰，渴望，和要求，便即是近代主義 Modernism 的中心生命。

最近文藝思潮的產物，差不多可以說完全是這種「近代精神」的發現。我們若以文藝復興係人類的覺醒，認為是人的發見，那麼，代表十九世紀前半的文藝思潮

的羅曼主義，便不能不認爲是個人的發見；而代表十九世紀後半的文藝思潮的 Realism（有譯爲寫實主義或現實主義者，今從原文）便不能不說是現實社會的發見；現在的思潮，便不能不說是集合生活的發見了。這個「發見」(discovery)便是心的流動頂好的證據。在一種新發見裏面，無論什麼時候，都要相伴而起舊物的破壞和傳統的反抗。這也是進步的必然，不能不如此。現在我們且來就最近的文藝思潮，正當地去看看其中的事實。法蘭西的批評家 Georges Pellissier 關於此點，曾說得有幾句話。茲將大意摘錄如下：

對於傳統的反抗，在近代的藝術裏和文學裏一樣地現了出來。這個反抗的精神，羅曼主義和 Realism 的運動，是共通的。兩者都是反對尊重法則，秩序的藝術。換一句話說，是反對古典主義的藝術。所謂古典主義，便是代表一切正統派及和這一類相應的藝術而言。羅曼主義和古典主義反對的地方，便是注重在藝術家應該信

賴自家的情緒，主張藝術非純真，誠心誠意不可。不以現存的趣味標準爲標準，去享樂鑑賞一切，應該從藝術家自己本身的想像，隨心之所好，去創造一切，這便是羅曼主義的主張了。從這一點看去，羅曼主義乃是一種革命的，偶像破壞的文學。Realism 的主張，也是這樣。不消說 Realism 活動的方面，和羅曼主義的自然，是決不相同。而根本的精神，兩者并無大異。羅曼主義的藝術家，只想勉力地忠實於自己。Realist 便是想竭力地忠實於他所觀察的世界中的事實。傳統反抗的精神，除開上述的兩樣而外，在近代藝術裏，還成了種種動機而表現出來。印象主義，後期印象主義，立體主義，未來派等，都不外傳統反抗的化身而已。

讀者諸君！若是看見了一種非常極端的近代繪畫，對於牠那種奇妙不可解，無意味的描畫法，疑惑着怎麼這種繪畫會有價值，而難於了解時，頂好先將諸君這種起疑惑的事實吟味一下。諸君不是在以諸君所奉行的

法則啦，秩序啦，等等爲基礎，無意識地去解釋牠嗎？那麼，若是在繪畫裏面，諸君看起來，多少認爲有點意味的時候，這種意味，不過是一種和諸君很親密的舊觀念的表白而已。卽是和諸君的標準相合而已。繪畫上的奇妙不可解無意味的地方，便正是由創造者的眼看來，繪畫上最有價值的去處。這種創造者的人們，與其說他們是在造新觀念，無寧說他們是在竭力地想擺脫舊束縛。他們就和政治上的 Anarchist（無政府主義者）一樣。

由以上所說的看起來，反抗，破壞，就好像僅僅限於在藝術的範圍裏。其實這種精神，不僅只在藝術裏活動；在個人的生活，個人對社會的生活中，也在活動。在這等等的周圍裏，藝術的特色，便明白地現了出來。可是這種特色，到底是從什麼地方發生出來的呢？以下便是就這個問題來研究。

一一 最近文藝思潮的泉源

一四八五年四月十八日，正是花飛鳥語的暮春天

氣；意大利的道路工人，此時正開鑿着羅馬的道路，開到亞宜這個地方，忽然間在土裏掘出一座純白大理石的古墓。他們將墓上的種種撫蔽取了，揭開看時，裏面橫着一些神靈，安眠也似的臥着。其中被工人們發現一個女神，顏色鮮豔，就如生的一樣。於是他們就用了很香的藥劑，施了魔術，女神長眠的兩目，忽遂劇然而開，就好像從長睡中醒來了。兩頰添了薔薇也似的紅色，口邊還浮着微笑。

這件奇蹟，果然哄動了當時的人心，來看的人，都燃着愛情和熱心，歡喜非常。女神就仍然放在大理石的古棺裏，恭恭敬敬地抬到市政廳來。聽着風聲趕來看的市民，看看她這種閉靜的絕世美人，都不覺神爲之移，可是同時基督教就抱了絕大的憂懼，恐怕人們對着這個女神，或者要發生新教以外的禮拜也不可。法皇疑懼之餘，夜中遂密命人竊去，仍然葬之土中。然而人們自從見了這個美人之後，心裏就起了大變化了。古時的某詩人

曾說得好：「少女保持得有古代的美，世界僅僅是凝視着這個少女，才復再開了古代之花。」

以上說的這段故事，本來不過一篇寓言。然而要想說盡文藝復興的精神和意義，這篇故事，便就實勝過千言萬語了。

所謂「古代之美」即是生來自然的姿態；活着的人們的姿態。可是這種自然之美，人們已經有許久沒有看見了。因為煩瑣學派與夫基督教的禁慾主義之故，致使人們不能看見這種美，並且享樂牠。然而時機一至，再現的運命，終於開了。世人所謂文藝復興，便是這個時期之謂。近代歐羅巴的文明，和文明的歷史，要算以此時為第一頁。近代文藝思潮史自然也不會在例外。向來近代文藝第一幕，普通都從自十八世紀後半至十九世紀前半的羅曼主義算起，但是更追本溯源，羅曼主義的文藝上，滾滾的泉流，實係起自文藝復興時代。文藝復興時期就縱令算不得近代文藝的第一幕，至少也不失為近代文

藝的次幕。

其實不僅羅曼主義的要素為然，所有近代一切文藝思潮的源流——古典主義，現實主義乃至自然主義，理想主義——莫不在文藝復興時代裏交錯混合，而會湊。現在我們眼前所遭遇，理解，玩味的近代文藝的思潮，也是從文藝復興時代發源而來。從過去追溯起來看成是百川的起點，文藝復興就好像一大湖水；從現在逆溯上去，看成是百川的會歸之處，文藝復興就好像一大海洋。因此之故，充分地知道研究文藝復興的意義和精神，現代文藝的思潮，也不難迎刃而解。不過這種研究，自然須充分的努力。並且這種努力的結果，便和本書想簡單明快地將歐洲文藝思潮的路徑傳出來的目的也不相應。因此在本書裏仍然不外順次地將思想變遷之跡逐一敘述出來。而文藝復興在本書裏遂成了不過一長距離火車旅行中的一個車站而已。只能從車窗子裏面，隨便看看本地的風光。要想下車來慢慢地充分地觀覽名勝，便就做不到了。

（未完）



五百鎊的代價

小青

佛萊威爾遜肩膀上背着一袋球棍，忽忽走上德利瑪的樓梯。到了門前，便舉手叩門。同時他聽得室中有一種急促而慌亂的聲音。他握着門鈕，正想推開進去。一回兒又高聲叫道：「德利瑪，快來，快來。我們在午膳以前，還來得及打一圈呢。」說完，他才開門進去。忽見德利瑪低沉着頭，坐在一張圈手椅上，兩手垂在椅邊。但瞧那種精神頹喪的神氣，便知已遇到什麼變端。威爾遜驚呼道：「德利瑪，」竟沒有回音。於是他把肩上的棍袋取下，丟在地毯上面。急急走到他朋友的面前，又皇然道：「老友，你爲什麼這樣。」德利瑪緩緩擡起頭來，張着兩隻沒生氣的眼

睛。低聲答道：「你坐下來，我正處在一個十二分困難的地位。唉，請你先把那扇門關上了再說。」威爾遜果真轉身關上了門，又回到德利瑪面前，問道：「你到底爲什麼事。」說着把一雙懷疑而驚怪的目光，注在他的臉上。德利瑪靜了一回，才道：「總而言之，我的地位，不但困難，而且還很危險。」威爾遜道：「那麼，我可能助你麼？」德利瑪作失望聲道：「不能的，別的事情，你也許可以助我，就是我自己也未始沒有解決方法。這一件事，却關係我黑暗的往史。偶一回憶，還使我不寒而慄。我委實沒法應付。」威爾遜安慰他道：「你不用傷悲，你的往史，既成過去，況

德利瑪低沉着頭坐在張一圍手椅上



且還有一個和你同情的人。此刻何必又重提舊事呢？」德利瑪作恐怖聲道。「是啊。我向來以爲世界上只有一個活着的人。知道我曾經在本東維獄中拘禁過六個月。那人就是你。佛萊威爾遜。現在却覺得錯了。須知除你以外。還有別的人知道我你往史哩。」威爾遜大震道。「胡說。不會有的。」德利瑪道。「有的。你不要問我。我也不能把底細告訴你。唉。我的前途真危險啊。因爲那個人已開始脅詐我。兩天前我已得到他的一封信。佛萊。你想我怎樣應付他呢。現在我的處境。好像在一個森森的黑獄之中。不由的不使我害怕。」德利瑪說時。把兩隻腳在地板上頓着。又緊握雙拳。顯得他心中非常難過。威爾遜也切齒道。「那麼。這屋中不是裝着電話麼。快去打一個電話到警察署裏。請一個偵探來。你不妨將你的事情完全告訴他。你這時既已改行歸正。警察們當然可以保守你已往的祕密。但那個脅詐的人。警察中一定有對付的方法。少不得要教他吃些兒苦。」德利瑪立起來踱了兩步。把

身子靠在爐簷上面。答道。「佛萊。我不能接受你的計劃。須知警察們即使能够允許保守我的祕密。但那人不肯干休。也許另外設法宣露。如果這樣。我的朋友們都知道我會因着詐取的緣故。受過監禁。那時聲名掃地。我又怎能再厚顏活在這世界上呢。」威爾遜躊躇了一下。忽問道。「我可認識那個人麼。」德利瑪道。「你不認識的。那人突如其來。真像晴空中的霹靂。但他對於我的往史。却完全知道。」威爾遜道。「他叫什麼名字。」德利瑪道。「他在信尾上簽做太白忒。」威爾遜道。「他說些什麼話。」德利瑪道。「唉。厲害得很。他也知道我和梅麗有什麼樣的關係。顯見他在暗地裏窺察我的舉動。已經多時。他又說我的往史假使給梅麗知道。那我一定要失敗了。」威爾遜闔唇噫氣。尋思了一回。又道。「那麼。他不會開口索取祕密的代價麼。」德利瑪道。「雖然還沒有說。但他的旨趣怎樣。已很明瞭。佛萊。你想他假使當真寫信給梅麗。不是要弄壞大事麼。」說着。他把手在空中揮着。好似雲

時間受了蛇蝎的刺咬。他又兇很很的說道。「萬一伊果真知道。我必定先結果了那惡漢的性命。然後再圖我自己的歸宿。」威爾遜冷然道。「德利瑪。你不要如此盛氣。我們何不從樂觀方面着想。你想我們姑且假定梅麗當真知道了你的往史。又有怎樣的結果呢。」德利瑪悻悻不悅道。「你希望我如此麼。這就是你代我籌劃的計策麼。」威爾遜不敢再答。只呆呆的站着。彼此約摸靜寂了兩分鐘。威爾遜又道。「那太白忒的信上。想必有住址的。可否讓我瞧瞧。」德利瑪問道。「爲什麼呀。你瞧了有什麼用。」威爾遜道。「你姑且別問。我但願意知道他的地址。多謝你告訴我了罷。」

數分鐘後。威爾遜仍舊背着棍袋。從德利瑪寓裏出來。那時美麗的陽光。從中天普照下來。微風習習。也非常和暖爽體。威爾遜却似乎都漠然不覺。只自沒精打彩的喃喃自語道。「午餐以前的棍球。大概打不成了。」他走進了一家僻靜的餐館。隨便點了幾樣菜。他吃罷了飯。燒着他

的烟斗。翻開一本日記簿。瞧那方才德利瑪給他的地址。他覺得那太白忒寄頓的地方。不算得十分鄙陋。似乎那人在社會上。本也有相當的地位。不是尋常的失業無賴可比。一回。他將日記簿藏好。向一個他所熟識的侍者說道。「喬琪。你當心着我的棍棒。大約一兩個鐘頭。我就可以回來的。」接着。他雇了一部車子。便望着那錄出來的地址進行。他到了露布斯街一宅灰色高屋的門前。便下車進去。一直走到三層樓上。投刺通報。才知他要會面的太白忒。幸而沒有出外。他走進室去。太白忒正執着威爾遜的名刺細瞧。威爾遜定目瞧時。見太白忒的狀態。並不覺得特別兇悍。衣服也很入時。這時見威爾遜一眼不靈的瞧他。臉上不禁泛出一層紅色。嘴唇也微微牽動。接着鞠了一個躬。移過一把椅子。低聲向威爾遜道。「請坐。你此刻光臨。我很喜歡。你不知有什麼——」威爾遜作輕蔑聲道。「別用什麼客套。我們此刻會面。彼此都不會喜歡樂意的。我不妨就把我的來意簡括說明。我有一個知

己朋友。喚做德利瑪。諒你必也認識他的。再說得明白些。他已經把你對於他的計謀和惡意和我說明。你和他二人間的關係。我已完全知道。此刻我就爲着這事來的。」

太白忒臉色白了一陣。要想裝出一種強笑。可是他的嘴唇不聽指揮。笑得很不自然。威爾遜坐了下來。把兩腿交摺着問道。「你現在可以說了。到底有什麼用意。」太白忒呼了一口長氣。保持着鎮定的狀態。緩聲答道。「我覺得我應當還問你一句。你有什麼用意呢。我明知我們此刻。應得剖誠相見。用不到什麼費話。我就不妨老實告訴你。你此番來。並不出我意外。須知今天早晨。我因着德利瑪的請約。特地到他寓裏去相見。不料正在談話的當兒。你突然闖來。他一時驚慌。便將我推到隔壁的一間小室裏去。因此之故。你和他二人的談話。我已都聽清楚了。」威爾遜詫異道。「原來如此。你竟做了偷聽人家談話的小人。」太白忒道。「我不是故意如此。事勢上實使我不得不聽。但我爲着彼此剖誠起見。所以早些和你說明。免

得用什麼無聊的說話。假意周旋。虛費時機。」威爾遜嘆着兩眼道。「唉。我瞧你的態度。非常安閒。顯見你當真早有準備。但你所藉以挾持的。無非要把我朋友的祕史。告訴一個喚作美麗的女子。其實這事在實際上。並沒有多大影響。你應得明白些才是。雖然如此。我也願意出相當的代價。以便了結這重公案。你願意不願意。不妨爽爽快快的代價。我一句。」太白忒又牽了一牽嘴唇。答道。「你的說話太操切了。」威爾遜道。「不錯。我知道的。但我們既大家明白。不如實實截截的弄一個結局。又何必用什麼廢話敷衍呢。」說著。把他的身體仰前一些。兩隻棍專家的敏活的眼睛。不住的灼灼轉旋。略等一等。繼續道。「太白忒。我的朋友果然怕你。我却不怕你。他假使有幾分膽力。你把這樣的態度對他。他儘可以送你進監裏去。可惜他沒有那副勇氣。但我却有的。他又以爲他的秘密。無論如何。應當保存。我却又不以爲然。因此種種。我已定意。不聽他的應許。就專擅代替他了。結這一件糾葛。你不是以爲

憑着你的詐力。可以吸取他的膏血麼。你弄錯了。你應先明白他並沒有錢。現在我來替你們想一個解決方法。我願意給你五百鎊。你却應始終緘默。不能把我朋友的祕史宣布出來。這是我爲着友誼的緣故。代替他設法的。此外更沒有別的方法。不知道你可願意麼。」太白忒心裏不禁暗喜。但仍竭力忍耐着。不使在他的面上深露出來。停了一停。問道。「你給我五百鎊的酬勞。沒有別的條件麼。」威爾遜道。「你得錢以後。如果仍舊將德利瑪的祕史在外面宣露。那我決不和你干休。」太白忒道。「這樣我一定把前事忘懷。」威爾遜張目道。「哼。你的假面扯破了。你現在不是已自己承認。你當真抱着詐案的目的麼。你真是一個狡猾的人。現我雖願意給錢。却不能這樣直接給你。」太白忒仰直了身子。作懷疑狀道。「你這話有什麼意思。」威爾遜道。「很容易明白的。我現在要用一根繩子。套在你的頸上。萬一你後來再要弄什麼狡計。我就可以牽動那根繩子。這就是我的自衛方法。因爲

你這樣狡黠。若使只憑你一句說話。就把五百鎊交付給你。我就未免太愚。因此。你雖可以在一個鐘頭以內。得到五百鎊現款。但要依我做一件事。就是我寫一張五百鎊的支票給你。却要你替我簽名。」太白忒緩緩立起身來。仍不解道。「我還不懂你的意思。」威爾遜作堅決聲道。「簡明些說。你應在支票上冒簽我名字。這樣。你得錢以後。如果違反成約。重新洩漏德利瑪的祕密。那我就可以牽動你頸項裏的繩子。藉以對付。因我只須報告我的銀行。有人冒簽了我的支票。同時知照他們。若沒有我的吩咐。他們也不可有什麼舉動。所以你得錢以後。如果安妥穩穩。當然可以沒事。倘使你三心兩意。再想向德利瑪敲詐。那我也可以把你冒簽的罪挾持你了。須知你在銀行裏。兌取五百鎊現款。銀行中人勢必要注意你的。萬一事發追究。你自然也逃不脫身。你想這個方法怎麼樣呢。」太白忒怒道。「你的方法果然很好。我却不願意接受。」威爾遜道。「你不願意麼。那也很好。我就不妨直接往警

察署裏去聽他們怎樣處斷。這固然是德利瑪所不願意的。但我替他打算。與其容忍貽累。反不如直截痛快的。故而我此刻有兩種方法。第一。把五百鎊的代價。買你祕密。第二。我冒一冒險。代替德利瑪往警署裏去報告。現在你到底願得錢。還是喜歡進監牢裏去受挾詐的罪。聽你自己選擇罷。」太白忒這時。竟不敢回答。他在室中踱了一回。不住的偷眼瞧視威爾遜。顯得非常忿怒。却又不便發作。不一回。突然說道。「雖然。但我不知道你在銀行中。是否有五百鎊流動的現款。」威爾遜道。「這真是沒意識的話。你想我這個方法。只是要騙你麼。如果如此。與我們又有什麼益處呢。」太白忒道。「我也有一種意見。我願意接受你的半數。却不願意鑽這樣的圈套。」威爾遜道。「半數也可以。但你總得簽我的名字。」太白忒又重新在室中踱着。一回。又突然道。「德利瑪的祕史。除我以外。也許還有別的人知道。萬一將來有別的人宣布出來。我却不是仍舊要負責任麼。」威爾遜道。「決不會有這樣

的事。因德利瑪的事。本來是十二分祕密的。你怎樣會得知道。我們實在也夢想不到。所以我敢說除你以外。決不會再有其他的人知道。即使另有別人。我們也可以追究。那宣露的來由。假使與你無涉。當然也不會冤枉你的。」太白忒想了一想。毅然道。「也好。我願意了。我就寫支票罷。」威爾遜點頭微笑道。「那才顯得你聰明哩。」說着他解開衣鈕。取出一隻藏信的皮夾。夾中有兩三張撕下的支票。似乎他專備着有什麼急需用的。他取了一張。放在桌子中央。另外又從皮夾中取出一張簽着他姓名的。小紙。那紙分明備比對異同的。接着。他取過一張椅子。坐下來說道。「這張支票我可以寫明付給你太白忒。並且可以使你立刻兌現。我在票上寫明了數目。只留一個姓名的空位。等你來簽罷。」威爾遜寫好了支票。便從椅子上起立。將筆授給太白忒。說道。「第一步你先應得將我的名字模仿純熟。我的名字是很簡單的。就是F. H. 威爾遜。你不妨先在白紙上練習一下。」太白忒接過了筆。

依盲在一張空白的紙上練習模仿。威爾遜在旁瞧着，說道：「我不料你的手腕，竟也這樣靈敏。假使你專在冒簽的事上用功，也很有可觀呢。」太白忒厲聲道：「你還要取笑我麼？」威爾遜笑着，取了太白忒練習的白紙，說道：「這最後的兩字，寫得很相近了。現在就可以在支票上試試。」太白忒的筆寫到支票上時，不禁簌簌顫動起來。竟不成樣子。威爾遜換了一張，依舊失敗。威爾遜取出第三張來，說道：「這是最後一張了。假使你再寫得不像，那你就只能等到明天。但人們的思想，最是活動的。到了明天，我也許變計。所以你還是定一定神，好好的寫。其實我的簽名，人家都說是最簡單的，並沒有一些花紋屈曲。模仿時本不很難。」太白忒簽到第三張時，果真定心得多。威爾遜取起來瞧道：「唉，這一張非常相像，可以瞞得過了。你瞧，這支票角上，就是銀行的地址，從這裏走去，至多一刻鐘工夫，但時候已經不早，你應得急速些才是。免得銀行收市。」太白忒一手取起了帽子，却還站住了說

道：「他們大概要給我鈔票的。鈔票是很容易被人追究的。假使我取錢以後，你忽變計，通知銀行，從鈔票上追擊我的蹤跡，將我捉住，那我不是上當了麼？」威爾遜笑道：「你太多心了。既然如此，你就可以取現金。」太白忒道：「一時間你要銀行付五百鎊現金，怎麼辦得到呢？」威爾遜道：「那麼，少取些現金，或是一半，或是儘他們所有其餘的取了鈔票，總可以使你滿意。但時候不早了，你快一些罷。」太白忒仍躊躇道：「還有一層，現金或鈔票，姑且不論，我恐怕那支票上的簽字，也許先被銀行裏察破。那時我不但不能領錢到手，反要被他們留住，即使他們不疑到假冒，但他們或先要打一個電話問你，然後付款，也是事實上應有的。假使如此，又怎麼樣呢？」威爾遜不耐道：「你疑慮得太周密了。這一着我也早想到，但我料他們決不會發生什麼阻礙。萬一他們先打電話問我，我當然也只得應承。那却便宜了你，因為我今天既然承認，後來勢必不能追究。我對於你，也就失了挾持之具，只能

靠你的說話做憑證了。但此刻時候已晚，他們一定可以直接付款。不致於再留難多事。若使果真有留難的事發生，你可以叫他們打電話到這裏來。這屋子中想必有一個電話罷。」太白忒道。「有的在樓底下。」威爾遜道。那麼，快去罷。我在這裏等你的消息。」太白忒答道。「好的，我去了。但你如果半路賣我，那我一定叫德利瑪受苦報償。」說完，就出了室門，走下樓去。威爾遜憑着窗口，見太白忒出了門口，忽忽向人叢中走去，轉瞬便已不見。半點鐘後，太白忒重新回進屋來。威爾遜聽他上樓的聲音，便把他口中所吸的紙煙丟了。目光向着室門，等到太白忒進來。威爾遜起身問道。「怎麼樣，可成功了麼？」太白忒面色帶白，好似驚魂未定。但點了點頭。威爾遜又問道。「他們沒有詰問你麼？」太白忒道。「沒有。」威爾遜道。「那麼，你得到的是金子，還是鈔票？」太白忒道。「金子。」威爾遜道。「你真僥倖得很。太白忒將帽子放在椅上。正要從衣袋中摸出那盛放金幣的硬紙袋來，忽然見

德利瑪從門背後走出。他不由的驚喊了一聲，倒退幾步。他的身體便落在威爾遜兩隻張開的手臂裏面。太白忒正待掙扎，忽覺有一種寒冷的東西，按在他的口鼻上面。一剎那間，他頓覺得眼前的景物一切不見，彷彿已進了黑暗境界裏去了。過了一兩個鐘頭，他的神志方才回復。他追想剛才的經歷，不禁切齒咀咒起來。等到伸手進衣袋裏去一摸，却已完全空虛。他突然立起身來，揮着兩臂，似乎忿恨已極。要有什麼暴烈的舉動。忽見桌子上有一隻銅盤和一隻燭台。銅盤中有一張黑色綳摺的紙，他的手摸到黑紙上時，立刻變成粉碎。原來是一張燒燼的紙灰。那紙上起先本來寫着許多字的。那時既已燒成灰燼，當然瞧不出了。但紙上先前所寫的，究竟是什麼。諒必讀者都歡喜知道的。現在特地追錄在下面。

「孩子，你得到了一副很好的牌。可是被你闖壞了。德利瑪果真是我的同伴。他也確曾在本東維獄中拘禁過六個月。但你以為他此刻已經改行歸正。因此特來

他不由的驚喊了一聲倒退了幾步



骨索。那你却實在弄錯了。老實說。他和我二人。表面上雖然都走在正直的路上。其實我們的老脾氣。還沒有全改。今天早晨。我們在德利瑪的室中談話商量。原是預先佈擺好的。那時我明知你在隔室中偷聽。你自己却睡在鼓中罷了。我再告訴你。我的名字叫做佛萊。威爾遜。前面只有一個F。我也不是銀行裏的主顧。至於那F。H。威爾遜。乃是我們棍球會裏的一個會員。他是和銀行裏有往來的。而且因着他新近得到一種匯款。活期的流動款子。數目也很大。我們的職務。第一明白了他在銀行中的情形。又在的一封信上取得了他的簽名式。其次在球會的更衣室中。從他的衣袋裏取出了那本支票簿。在三個不同的地方。撕下了三張。後來我叫你模仿他的名字。簽在票上。你果真在最後一張票上。簽得很好。你恐怕銀行中人。在付款之前。也許要向那簽票的人究問幾句。這一著你疑得不錯。我也早知他們要究問的。所以已預先準備。不過當時不便和你

說明。等你從這裏出去以後。我也跟着出外。到一月理髮店中。打電話給哈立師。哈立師是銀行的經理。也是我們球會中一個最熱心的會員。電線接觸以後。我和他的談話是很有趣的。我問道。「孩子。你是哈立師麼。我是F。H。威爾遜。就是你球場中最厲害的敵手。什麼。你聽不清楚麼。這裏的電綫。大概已有什麼損壞。我上星期曾經傷風。我的聲音也有些兒啞。我對你說。今天傍晚。我願意你和我打一圈球。須知我已新買了一根球棍。這一次一定又可以得勝你了。你說什麼。唉。這裏的電綫真壞。差不多聽不出你的聲音。我的聲音怎麼樣。諒必也很低弱罷。現在你聽得麼。我六點鐘在會裏等你。你在星期二饒倖勝了我一次。今天却決不會再教你占便宜了。你忘懷了麼。我却還沒有忘懷。並且也決不饒赦你。哼。你留意些罷。喂。哈立師。我還有一句話。我有一個朋友到你銀行裏來了。他有一張五百鎊的支票。寫明給太白忒領的。這支票我剛才簽好。但他為

着要出門去。喜歡現金。所以教我通知你一聲。什麼。這幾天因着戰諺的緣故。現金缺少麼。那麼。你若能盡你所有。使他滿意。我也感激不盡了。他是一個身材短小的人。嘴唇不時牽動。很容易辨認的。多謝你。晚上我一準等你。千萬不要失約。再談罷。」這一節就是我和銀行經理談話的真相。因為我知道哈立師和F.H.威爾遜打球的事情。此刻借此為由。和他通話。使他無疑。我又假稱傷風聲。又說電綫裏聽不清楚。他就深信我是真的。F.H.威爾遜。我進理髮店借用電話的時候。略略改變了我的容貌。所以一進一出。不會見什麼相識的人。等到我打好了電話回到這裏。德利瑪已經如約而至。後來等你從銀行中回來。我們要貫徹我們的計劃。只得對你不起。使你睡一下子。太白忒。現在你大概都明白了。但你既費了一番心力。少不得也要教你沾潤一些。你蘇醒以後。可以在爐簷上的鐘背後瞧瞧。那裏有五十個金鎊。算做你的酬勞。但還有一句忠告。

你得錢以後。應得快快逃走。不要等到銀行裏覺察以後。出票緝捕那冒簽五百鎊支票的人。那你就逃不脫了。」

當威爾遜寫好了這一段解釋的故事。德利瑪取起讀了一遍。速速點頭讚許。忽而將紙在蠟燭上引火燒掉。說道。「佛萊。你寫這一篇故事。足見在文學上也用過一番工夫。但我們若把這一張給他。未免落了迹象。和我們也有不利。這裏面的曲折如何。不如讓他自己去猜想罷。不過有一件事。我却有些擔慮。就是這五百鎊的事發覺以後。那銀行經理哈立師。勢必想得到那冒領的人。一定是我們棍球會中的會友。你想可有什麼危險麼。」威爾遜笑道。「你的話果然不錯。但我們的會友。一共有七百個。在這許多數目中。怎樣會疑到我們。我們怕什麼呢。」德利瑪想了一想。點頭道。「不錯。我們正不必過慮。」說完。便跟着威爾遜一同從太白忒的寓所出來。但當他沒有出室以前。順手將鐘背後的五十鎊。也納在自己袋裏。(完)



靈魂給她的一封信

吟秋

的確她是個人世間最可憐的女子，一天到晚生活在不幸當中，得不到一個人的同情和安慰。其實，她何嘗希望人來安慰她，她只要人們不因她的不幸而施以譏笑就有了。

原來她是個極快樂的女子；因為母親錯愛的原故，就喪失了一切的幸福。她生活在不幸當中的，不覺已半年，愁容滿面，快到了要死的樣子。她因為愛她母親的原故，所以無論心上有什麼說不出的苦衷，她總不怪她母親一句，而委之於自己之命運。

她一人默默地睡在牀上，望着灰色的帳子，從她可憐的眼裏看來，彷彿她的生命同希望，已完全消滅了；就是

她自己的心里，也是這樣頹唐。

她模模糊糊的睡着了。一個白衣的女郎，給她一封信，她拆開來看道：「可愛的安琪兒呀：

你病了半年了，我天天想寫信給你，總以為時機未到，未便握筆。我想你這時心里，一定充滿着失望，以為人生是無味的。其實，人生是人生，無所謂有味無味；我們假如說人生是有味的，人生就有味了；我們假如說人生是無味的，人生就無味了。所謂人生的有味與否，完全是自己的心靈所主張。一個人醉生夢死的生在世上，本來是極無聊的，但不可因無聊而更無聊，總要在無聊的當中，尋出生命的樂趣。要曉得人們的安慰，畢竟也是無聊的，因

爲難以恢復的瘡痕，已深深印在我們的心里，這者，惟父樣，他們的安慰，也不過隔靴抓癢罷了。世間最愛兒女者，父母何嘗能安慰兒女？世間最愛妻子者惟丈夫；丈夫又何嘗能安慰妻子？他們雖唱着助睡歌兒，也不過添了一種擾人清夢的聲音罷了。我以為一個人生在世上，最好是沒有人愛她，自燒自食，自作自衣，一切的人們，沒一點愛和憐憫。偶然遇到了，招呼也不要打，這樣，是何等的自由而快慰呢？惟其同人們接觸了，到生了許多無謂的事，於是生離死別，黯然消魂，這又何等的無聊呢？人們總

是要死的，死又何悲？人們總是要別的，別又何惜？我以為人生最好如浮萍，不知生之所自來，更不知生之所由去，隨着風兒的使命，也無所謂感情，也無所謂情感的，愛憎相逢便相見，相別便相離，這何等的爽趣呢？

病中的身軀，是最宜保重的，萬不可因為區區的失意，而過於消極。不多說了，因為你是有病的人兒！

她把信看完，那白衣的女郎，已飄然去了。她不識這封信是什麼人給她的，或者她自己靈魂中所愛的警告吧？她放着信，微微笑了一笑，依舊睡在牀上。

(完)

春閨花月詞

(文回)

興幽適癖成花友

曹蘊璽

東苑落花飛滿踐。軟鈎蓮底粉沾泥。紅桃玉惜鶯深啄。碧樹春吟鳳穩棲。
風咽石香松徑曲。雨含烟影竹軒低。叢蘭小立羞人見。空自閒末聽鳥啼。



常識
談話
雙生子是遺傳

憶秋生

雙胎的生產，是遺傳的結果。換句話說，產雙胎的婦人通常比一般婦人多帶有懷雙胎的傾向。據美國科學雜誌所載，這種遺傳，統計上已明白地示了出來。內中有幾家族，其雙胎出產率，實在二成以上。科學雜誌又載：「在雙胎裏面，可分同種和異種兩種。由同一的種細胞分裂而生者謂之同種雙胎；由兩個不同的種細胞成長，同時生產出來者謂之異種雙胎。在這兩種雙胎裏面，都稟賦着兩親的性格和氣質。同種雙胎原是由一個細胞分裂出來的，所以長成後，生理上和心理上大概都相類似。雙胎的性（男性女性）既相同，容貌也酷似。並且手蹟嗜好，嫌惡娛樂，才能無不相同。甚至疾病都是相同的。

這種類似點，並不因雙生子生出後境遇之不同而變。同種雙胎出產後，雖兩下分開來養育着，而感情思想行動仍然酷似。可是在異種雙胎裏，本來是由兩個不相同的種細胞出產來的，長成後大概都不同調，並且性也不同，容貌性質形狀都是相異的。但是異種雙胎，其不同的原因不外基於種細胞的不同。因之雙生子的心身受遺傳比較受境遇的影響為尤大。在同種雙胎裏，受遺傳的影響比較境遇深，不必說都已是明白了。據有名的心理學者桑丹格所說，異種雙胎，外貌也往往相同，因此要決定雙胎是同種或異種，不能遽以外貌來斷定，只消看胎兒的胞衣，立即可以知道。同種雙胎是包在一個包衣

之內，而異種雙胎乃是各包在自己的胞衣裏。又同時生產的嬰兒，其數不限定是雙子，三個四個甚至五個六個在統計上都可找得出來。可是在這樣多數的嬰兒裏，能夠活得長命的，至多不過三個。就在三個中，其中有兩個多半羸弱成長不起。關於嬰兒的生產，在動物界中，種類愈高等，則同生生產的產兒其數愈少。例如魚類中有一產數千卵者；鼠，貓，犬，兔等，同時也可以產三個乃至十二

個的產兒出來。可是到了羊，牛，馬，象等同時分娩一個以上的就少得很了。換句話說，產兒與數的關係，即是量與質的問題，量少的自然質就佳良。因此之故，產兒只有一個時，較之多數時，發育上實較為優良。例如鼠的產兒生時都沒有毛，貓犬的產兒雖有毛但眼不能視足不能步，可是羊馬牛等的產兒，不唯已經有毛，並且眼能視，足能步，便是這個道理了。

(完)

兒童理科叢書 商務印書館發行



這書是將兒童日常所見的事物，用故事體說明他的歷史沿革及發明家的軼事等等，能使兒童在閱看極有趣味的故事中，得到許多常識，非但可作兒童的消閒書，學校中作為補助讀本，亦最合宜。茲將書名列下。

一 火柴	五 蒸汽機	九 電報	十三 潛水艇	十七 留聲機
二 火爐	六 船	十 電話	十四 顯微鏡	十八 活動影戲
三 燈	七 車	十一 無線電報	十五 望遠鏡	十九 電上
四 鐘	八 火車	十二 飛行機	十六 攝影術	二十 電下

以上
每册
定價
五分



水手 英國 J. S. David 著

德輝

十幾丈高的大浪，時時從洋面上，捲到這海峽裏。這是多麼險峻的海峽！直削的山，兩壁夾着；一些很亂雜的碎石，埋沒在水裏；還有淺淺的沙灘，隨着潮的起落而隱現……

一輪淡淡的落日，微微的紅光，從山凹裏射出來，四面的景象，忽然都變了：山頂呈着淺紫色；海水現着黃綠色；亂雜的碎石，完全沒了，影兒；沙灘也見不着了。

縷縷的黑煙，遠遠地冒出天際線邊，一會漸漸地見着一隻兵輪，向着海峽裏駛來……

一片昏黑的海裏，雪浪翻天，如何的可怕呵！……一

隻失迷了方向的商輪，歪歪倒倒，慢慢的在浪上轉……信炮，紅燈，火箭……滿天亂跑；一片的呼聲，四面都傳遍了……

七八隻軸板上，男女老幼，擁擠得滿滿的，向着海峽裏搖來，穿着海軍士官制服的，全划着槳，奮勇往前進行……黑魘魘的一個大商輪，漸漸往下沉了，所有的搭客，完全救上了這隻英國兵輪……度過這可怕的殘夜。

層層的紅雲，四面散開，一輪火赤的太陽，搖搖擺擺的上了海面，英格蘭的國旗，笑嘻嘻的飄來飄去，在兵輪的桅上。

汽笛提着嗓子叫了幾聲，船身漸漸動了，一直望大洋駛去。蔚藍的天，慘綠的海，互相掩映着，好美麗的海景！

小小艙房裏的一張帆布床上，躺着個受傷的老婦，

床沿着個很美貌的少女，兩眼都腫了起來。她五分鐘以前，彷彿聽着診療她母親的醫士說：「……神經過於受了激刺……熱度強極……不能救治，大概……」這幾句脫頭脫腦的話。她一想到那……「大概……」心裏如同刀絞一樣，這是她相依爲命的人，她如何不着急呢……

喧喧嚷嚷……艙面上站着許多人。鐵欄邊停着個老婦的屍，旁邊有幾個人捧着聖經唸……大家舉起手來，送這老婦早升天界，水葬禮行完了，老婦的尸首，便同大浪去做朋友。

「救人呵！一個姑娘跌下去了！」撲咚一聲，一個勇敢的英國水手，跳下海去，手裏牢牢拿着救生衣，追逐大浪，去尋覓那姑娘。——兵輪立刻下錨停了。放下艙

板去尋了好幾個鐘頭，不見他倆的影兒，並且連呼聲也沒有，大衆都以爲他倆全死了，船也就開着走了。

* * *
黃金色的頭髮；粉紅色的臉頰；深藍的眼珠，穿着一件淡白色襯衣的姑娘，偃臥在一個沙灘上……微微的涼風吹起衣衫，隱隱透出了雪嫩的肌膚……

一個少年水手，在她旁邊，按摩着她胸部，使海水慢慢流出她的嘴唇……

姑娘的名字，叫着莎爾尼 *Sorry*。她的父親，是倫敦大學的講師，勞苦多年，患肺病死了……她同她的母親，過了許久的困苦光景。現在準備到意大利，投奔她舅舅，不想船到了直布羅陀海峽，遇着大浪在黃昏裏，便觸着礁石。她同她母親從艙門裏跌出艙面，她倒沒有受傷；她母親撞着一件鐵器，受了很重的傷，死在兵輪裏了……她相依爲命的人，一時離棄了她；她親眼見着她的娘，去同「波臣爲伍」，自願伶仃，只有一死。橫着心腸跳下海

去了……她昏昏地飄在大浪上，知覺完全消失了……睜眼醒來，見自己躺在沙灘上，一個少年在自己旁邊，溫和的喜容，能使她心裏有一種感動……她翻身坐起來，很腼腆的說道：「我怎麼會在這裏呢？」

「你醒了麼？謝上帝！我追逐大浪，在前三點鐘，救你出了難。我的名字叫愛斯能 Asland，在蘭斯坡海軍學校畢業，在 Colouck 輪上做少校。——姑娘！我可以問你的來歷嗎……」少年水手，很誠懇的說。莎爾尼緩緩的便把自己的境况，合盤告訴了少年愛斯能……

極和暖的海風，緩緩吹到他們的四周；含笑日光，輕輕的把他們照着。他倆談了半天，說得很是投機。但是他們一想到……大海茫茫，渺無援手。又不免要一陣心傷，淒然淚下。是時他們饑餓難當，商量着去尋覓食物。但是他們也不清楚上的是那個海岸：歐洲呢？非洲呢？只有背着日影往前走。也分不出下午上午……

青紅燦爛的果林，竟被他們尋着了。也不管青紅皂

白，只管摘了喫，喫得了十分飽足，這纔坐下歇着……看看太陽落了，很陰靄的障子，佈滿在天上。他們疲倦已極，和身倒在草裏，呼呼睡着了……

莎爾尼醒來，喚醒了愛斯能。這時他們確定日影在西；太陽上升的時候了。莎爾尼站起來，覺着兩腿酸疼，只好一步步的勉強走着。愛斯能很慇懃的扶着她，慢慢地走到海邊，望望有過往的船沒有……

天又快快的晚了……一隻船也不見。他們只好去摘些果子充饑，又到海邊坐着等……

慘淡的暮雲，重重疊疊四面滿佈着；細碎的星光，明滅滅懸在天上。海裏跳出月兒來，照得大地光明。他們商量只在海邊等着，實在倦極再睡，為的是恐怕誤了機會……

極強的燈光，一步步從東邊走過來；汽笛的聲音，也漸漸聽得清切了……謝上帝的垂憐！我們的生命……愛斯能大聲狂叫：「……莎爾尼呵！船！船！……」

——「救人呵！親愛的友……」他們倆一齊的大聲嚷着……那船上左舷的燈光，一陣大亮，照着他們倆的影兒，在石壁上面……舢板！一個舢板向着他們划來……一會他們得兩個水手，挽上舢板，十分鐘後，他們平平安安的上了大船。

肥大而矮小的一個人，唇上生着兩撇短鬚，笑嘻嘻的問長問短。莎爾尼很不願意見他那卑鄙樣子，便對愛斯能道：「我疲勞的很！請你懇求他們，給我一間安靜艙房歇歇吧！」那矮胖子岔口道：「有！有！」便叫一個水手帶着莎爾尼姑娘進艙去了。愛斯能就在艙面上，同一些水手，說得很高興。知道那個矮胖子，就是船主安耳司克 Ansker。本來是愛爾蘭船廠工頭，賺了些錢，自己造了一隻商輪，取名 Hensten，在大西洋一帶行駛；有時也到地中海裏——受國家許可的……莎爾尼跟着一個水手，到了一間很精緻的艙房裏，自己掩上門，倒頭就睡了……

細碎的響聲，把莎爾尼驚醒。她悄悄地下了床來，躲在門後……只見窗門開了一線的燈光，繞着她的臥處，照了一轉，便消滅了。窗門也關上了；粗笨的革履聲，漸漸地遠了……她跟着走到窗前，打開窗戶，探頭往外一看……矮胖的黑影，深深映進了她的眼裏，心裏立刻懼怕起來……

第二天早晨，她就昨夜間的所見，暗暗告訴了愛斯能。他一聽見心裏很不樂意，但是不好表現出來。心裏默算着，一天半就可以到蘭斯核，登岸後就可以離開這惡物了——於是就對莎爾尼道：「現在不久就可到蘭斯核，你放心吧！……登岸後你可以到我姑母菲利 Phil家住着，她待我是很好的。……」莎爾尼道：「謝你厚意，但是……」愛斯能很誠懇的說道：「姑娘！我的愛友，我很願意我們能够長遠的相處……你願意麼……這是我冒昧的懇求……親愛的莎爾尼！莎爾尼紅着臉一句話也不說。漸漸她的面色變成青白，落下淚來，她的心

中起了無數的沖動，正是無可奈何的時候呵！但是她的
Yes。自然的出了她的口……他們纏綿地談着話……

忽然一個奇怪的笑聲，驚退了他們「情魔」——可厭的
安船主，站在他們後面——莎爾尼訕訕的站起來；愛斯
能理也不理，攜着她的手道：「我們到艙面上去吧！」……
……安船主眼裏露出很忌妬的兇光，送着他們倆的後影，
一直走去……

蘭斯埃凹凸的海岸，漸漸由小而大的，映在愛斯能
眼裏，他高聲的對莎爾尼道：「那高岸西邊，能見着美麗
的大旗的，就是海軍學校！我姑母菲利，就住在那背面」
船停了。他們很喜歡的到碼頭上，可厭的安船主，過
來問他們住址，愛斯能很勉強的告訴了他，隨便道一聲
謝，同莎爾尼走了上岸，到他姑母家去了……

菲利是一位慈祥的老婦，見他倆到了，問明詳細情
形，老眼的淚，落了不少，極力的安慰可憐的莎爾尼。聽說

她是她未來的姪媳，她又很快樂的笑起來……

有一天，愛斯能同他未婚妻倆個，到海邊上去散步，
貪看美景，黃昏了還沒有走……

天光昏黑了下來，殘月微微的照在海波上，細碎的
履聲，從一條岔路走出來……矮胖的黑影現出了叢樹
林中……奇怪的笑聲，把他倆嚇了一跳……只聽得怒
氣沖沖的說道：「你們倆快樂麼？你要知道，死神已在你
旁邊了，快把莎爾尼交給我不然……你注意你的生命！」
愛斯能定神一看，只見安船主拿着手鎗，立在他倆幾步
的前面……愛斯能不等他近前，就縱身往前撲去……
兩人扭打起來……手鎗落在一旁……莎爾尼嚇的呆
了。

殘月微微地照在水波上海面完全呈着悽慘底景
象，黑暗的林子邊，淡淡得着一點餘光，血泊模糊的兩個
死尸旁邊，長跪着一個面容蒼白底女子……

(三元)

大前門
香烟



確用上等佛及尼埃
烟葉製成氣味芳香
每包十枝每聽五十
枝攜帶便利各處烟
紙店均有出售

英商駐華英美烟公司總理

有限公司

小又(一)



汽車下

頁少芹

陳阿貴。起初本是個窮小子。這幾年。因做了三五件投機事業。很賺到一筆錢。霎時間。便闊綽起來了。因家鄉裏有些窮親戚苦朋友。時常向他借貸。稍不如願。即百端囑呢。阿貴被他們鬧厭了。便攜帶眷屬。遷至上海。購置地皮。建築一所新屋。裝潢得十分華麗。和他妻妾子女居住。過那錦衣玉食呼奴使婢的光陰。真够說不出心中愉快。又徇了他的妻妾請求。置辦一輛摩托卡。每天午後。領帶着家眷們。逛遊戲場。瞧戲劇。吃大餐。總要到夜深後。才得回來。縱有時不到那些所在去。也要乘汽車兜個風兒。而且行駛得極快。簡直和風馳電掣一般。

這一天。阿貴和妻妾們。坐在汽車上。正從大馬路經過。這時約莫有四五句鐘的晨光。馬路上的人。來來往往。擁擠不開。足趾相接。幾乎沒有蟻行的隙地。那租界上章程不

論甚麼車兒。到了這極熱鬧地方。總是慢慢慢走的。阿貴僱用的那個汽車夫。行經這兒。自然要減輕速率。向前緩進。阿貴很有些不耐煩。對車夫說道。快些……快些……車夫道。工部局示諭。但凡衝衢要道。往來的車兒。最易發生碾傷人命之事。所以一概不准急行。我們的汽車。若開快了。縱然不致肇禍。但是違犯了他的定章。那巡捕也要出來干涉。甚至帶往捕房科罰的。阿貴冷笑道。你當我不懂得租界上規矩麼。你儘管盡你的職務。假若傷了人。或是違了章。被捕房捉將去。要罰。我便罰。不關你事。我有的。是錢。怕甚麼。更不須你代我擔心。你不聽我話。立即滾蛋。我再僱別人。那車夫聽了。深恐飯碗敲碎。急忙應了一聲。是。隨時扳足輪機。汽車飛也似的往前直衝。剛至浙江路口。恰值有個年老婦人。正由北向南。才到馬路當中。阿貴

的汽車已經來了。老婆子走的稍慢。汽車行的太快。直對老奶奶沖過。兩下距離祇有五七尺遠。車夫叫聲不好。亟待將車停止。早來不及。百忙中。急智忽生。遂使勁撥轉車輪。想從斜刺裏。越過那老婆子身旁去。偏生那老婆子嚇慌了。反向後退了兩步。無巧不巧。車頭撞個正着。老婆子跌倒在地。車也停了。馬路上行人。一聲喧嚷。圍攏上前。印捕華槍都到了。一壁廂扶起老婆子望時。雖然昏暈過去。幸喜傷痕不重。尚不致有生命危險。趕緊車送醫院。一壁廂抄錄車上號碼。將車並阿貴的妻妾和車夫。解由捕房轉送公堂。比及問官研訊時。車夫自然推在阿貴身上。說主人叫我開快車的。阿貴並不抵賴。問官因他是初次闖禍。從輕發落。除照章判決罰金外。又給那老婆子若干養傷費。取具保結。將一千人釋放回來。阿貴毫無悔恨。轉說那老婆子自不小心。碰着我的汽車跌傷了。却怪誰來。阿貴的妻妾們。覺得跑汽車。是樁尋快樂的事。如今因偶爾不慎。將人撞傷。既壞一場官司。又化費了錢文。很有些

不合算。於是勸阿貴道。此番鬧這亂子。完全因車子開得過快釀出來的。以後我們乘汽車。橫豎沒有甚麼緊要事體。儘可緩緩前行。瞧看馬路上熱鬧。倒很有趣味。阿貴道。那外國人製造這件物事。注意就在一個快字。我化去幾千塊洋錢。買這樣東西。也因藉重他快。如果依你們的話。每逢出去時候。慢騰騰行走。又何必乘汽車呢。至於碰傷了人。並非汽車的過處。確係開車人不是。當下叫進那車夫。給他一頓臭罵。說我叫我開快車跑路。不會叫你開快車傷人。從今日起。遇着人多之處。你須當心些。車夫那敢置辯。諾諾退下。由此汽車出去。果然處處留神。不曾有甚麼意外之事。阿貴很誇獎他有經驗。並且於正項工資之外。又給了許多賞錢。

不上多時。阿貴有位至戚名叫曾筱仁的。到了上海。住在法租界軍官路朋友家裏。阿貴因他是有錢的人。不得不盡東道之情。一早便起。乘坐汽車。往晤筱仁。預備約他出來。鴨聚一日。先喫大菜。後逛遊戲場。晚間。聽過戲。再到清

和坊吃花酒。又怕他已經出去。即招呼車夫快些行。又道。法界地方。比英界清淨得許多。儘管放開膽子跑。如遲了。會老爺不在寓所。我唯你是問。車夫答應一聲。那汽車行動如飛。須臾。已抵呂班路口了。只消轉過彎來。沒多遠。便到軍官路。車夫握着汽筒。嗚嗚的放了兩聲氣。輪機一撥。向南直駛。在這個當兒。有個少年男子。從呂班路折向霞飛路。正當汽車之衝。只聽哎呀一聲。那少年男子倒了。汽車由他肚皮上碾過去。霎時。少年男子口鼻內。有鮮血迸出。想是死了。阿貴情知不妙。觀路旁沒有巡捕。又無多行人。忙叫車夫將車子增加速率。趕急離開此處。果然那汽車。比前更快。竟被他脫逃。阿貴再不敢往軍官路。會那親戚。喊使車夫繞路回去。後來探聽呂班路口被撞的人。因傷重身死。捕房裏不知是誰家的車子。並不知車上的號碼。無從偵察。遂將死屍權且收殮埋葬。算了結這樁公案。阿貴聽了。不但沒絲毫感悟。並且以能逃法網爲幸。由此膽子格外大了。更常常在外肇禍。他倚仗自家錢多。充起

量來。除得罰金外。並沒有別的罪名。所以對於此事。覺得沒甚希罕。

江灣試驗飛機了。這個頑藝兒。上海不常有的。無論甚麼人。總要去瞧熱鬧。阿貴與高彩烈也攜帶妻妾並兩個歲數大些的兒子。同乘汽車。去開一開眼界。其餘小兒女。都放在屋裏。交給娘姨婢女們。好生照料。因這天往江灣的那條路上人多。阿貴使車夫坐在旁廂。親自司機。或疾或徐。游行自在。對車夫說。今天沿途的人。比平時馬路上更衆。若叫你開車。准要又生事的。比及車抵江灣。着車夫看守車子。阿貴和妻妾兒子。買票進去。直候飛機演完了。方才出來。聽時光不早。叫妻妾們登車。仍是自家司機。急急忙忙。飛駛回去。轉眼間。離住宅不遠了。即扭轉機輪。慢慢前行。驀見路旁跳出一個小孩子。直奔車前撲來。阿貴叫聲不好。急待停車。畢竟他的手術不甚純熟。如何收束得住。說時遲。那時快。可憐這幼裝玉琢的孩兒。早做了車下之鬼了。阿貴頓足自言自語道。又要我破鈔咧。話言未了。

早有巡捕搶步逐前。攔着車子。這個時候。有個婦人跑來。喪着臉說道。老爺。這壓死了的。是我們公館裏的小少爺。……這句話。才說出口。阿貴登時昏厥過去。半晌。甦來。問明原委。方知這五歲的愛兒。尋不着父母。在屋裏啼哭。娘姨被他鬧得沒法。哄着他出來買糖果子吃。却值此時。汽車轉來。小孩子眼快。瞧見父母。便一溜烟迎上去。娘姨趕不及扯他。以致斷送生命的。阿貴夫婦挨下車來。抱着睡在地上的死兒。放聲痛哭。

有個印捕橫眉豎目。操着不完全的華語。向阿貴吆喝道。你……你撞死……了人。還假惺惺甚麼。到捕房去。阿貴哭着指那地上的小孩子道。這是我的兒子。懇求你免了罷。印捕搖頭道。不……不行。言訖。不容分說。簇擁着汽車。並阿貴的妻妾們押了走。到了捕房。當時報告上去。問官惱恨阿貴的這輛汽車。屢次肇禍。隨即升堂訊問。阿貴

據實供了一遍。只是哀哀哭泣。說兒子死得太苦。問官怒道。你撞死了別人。毫無憐惜。今天碾死了自己的兒子。便哭得這樣沈痛。你這人也太無道德心了。又安知上帝不因为你死傷人命過多。特地假你的手。將自己兒子壓死。替那些橫死孤魂。出一口惡氣呢。你不知懺悔。儘管哭甚麼。難不成叫別人償你兒子的命嗎。殺你兒子的兇手便是你。你若是對不起兒子時。何不將你這條老命來抵償他。現在呢。我除去特別從重罰你之外。還要調銷你行駛租界上的汽車照會。阿貴那敢開口。低首聽憑堂上發落。那撞死了的小孩。判歸阿貴自行埋葬。自此以後。阿貴在屋裏。好是染了神經病似的。終日思念兒子。語言失常。歌哭不常。又像失了知覺。一經閉起眼來。彷彿見他五歲的兒子和呂班路口撞斃的那個少年男子。哭哭啼啼。站在自家面前索命。

十年之後

君之地位如何？



每日數分鐘的
光陰，用在上海
商務印書館函
授學社商業
科的講義上，
便能使閣
下成一商
業專門人
材。那末，閣下
十年以後的地
位，當然與今日
大不相同了。

商業科

預科業已開辦

講義用淺顯英文編輯 附有漢文註釋

簡章函索即寄

上海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函授學社啓

增補事類統編

連史紙精印十二冊 定價四元

自宋吳淑著事類賦後。補遺廣續。不止一家。此書爲丹陽黃氏增補本。集各家之大成而補其缺略。爲行用最廣之類書。我國學術。浩如煙海。歷代兵農禮樂之政。域內動植方物之奇。其搜輯萬有。別類爲目。羅叢殘繁蹟之知識。而便學人之翻檢者。向唯類書是賴。然則類書之性質。不啻吾先民著作之百科全書也。今雖學術日新。而整理古籍。類書之功用自在。此書用上等連史紙。放大石印。本文註釋。大小相間。疏朗清晰。極便檢閱。

商務印書館寄售

家庭學校機關必備

全書四十四編
目錄如下

天象	教育	算術	東啓	政治	交通	租稅	蠶桑	美術	飲食	運動
時序	倫理	簿記	尺牘	法律	郵電	商業	染織	衛生	居住	遊戲
地理	文學	公文	禮聯	外交	財政	農業	製造	保育	家庭	音樂
歷史	書畫	契約	禮制	軍政	經濟	畜產	博物	衣服	醫藥	術數

全二冊定價六元

。日用百科全書。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能術

卓 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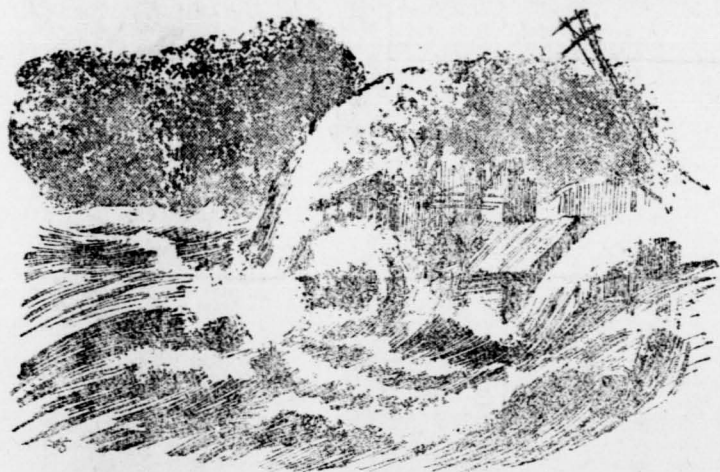


六六 失物

第四擊打。是地球表面全體的大海嘯。一定如此啊。地球表面的一切東西。會破裂。飛去。打碎。既有這麼大激動。也不會獨有海水平靜的啊。地球的旋轉一停止。同時海水全體向天上升。他的高。比希馬拉亞山還厲害。海水直立着起來。同時也會飛去。也會倒下。又同時擴大。這擴大之力。倒下之力。飛去之力。直立之力。決

2 + 2 = 5
? ? ? ?
豈有此理

不是平常的什麼東西可比。若是活的人。一聽得。那鼓膜就立刻震破。一看見。那眼睛就昏花。心也發狂。不能不氣絕了。陸上山。一時無不被這大海嘯吞去。地球表面的一切部分。都沈入海底。這也不是平常的沈去。被一種極大的急流捲去的。其時海嘯的速度。也是一秒鐘幾十米突幾百米突。水是到底不能再快了。不過他沒有一定方向。忽右忽左。忽上忽下。混亂極了。衝突得無可言喻。衝突一一變成大破裂。破裂一一變成大狂奔。地球表面高的地方。漸次平均。差不多沒有什麼山與嶺咧。話雖如此。到底還有些略為高的地方咧。地球表面。覺得海水不會再來。有幾處乾的地方出來時。已在數月之後了。確是在數月之後。地球的旋轉一停。同時沒有所謂幾日。只好稱幾月了。這第四擊不死的東西。一



地 球 的 第 四 擊

樣也沒有了。連深海中的動物也一齊投到空中去。拋上去。落下來。屢次反覆之後。也變成潰爛。粉碎。破裂。實在無法形容他的狀態了。所有的生物。雖潛居深海。棲宿巖窟之中。他的身體。決計耐不住這大擊打。再從背面說來。此時的大擊打。他的程度。實在高到無論什麼生物也不留他活着。再概括的講。地球的生命一齊要斷根了。可憐人類那裏曉得這些事情。在民國十一年八月二十七日午後某時。未起這大擊打以前。真是夢中似的糊糊塗塗。坐的坐。走的走。喜的笑着。苦的哭着。有的向戀愛進行着。有的向慾念進行着。實在可憐啊。可憐得太過度。便成滑稽咧。平日間你的我的。界限分得一些也不肯錯。此刻無分爾我。大家連死尸也一起成了粉。被風吹散。被水攪和。爭名奪利。到底誰得誰失。想想也會令人發呆的。早知有這種事。那就趁地球旋轉未停止以前。快些去求陳通光君。叫他用那奇蹟之力……且慢。著者大大的失着了。我剛纔不是斷定地球表面的一切生物都死盡了麼。仔



絕對不死之身的奇蹟家陳通光

細想時。還有一個絕對不死的身體在這世上咧。絕對不死之身。憑你四重擊打。加到千倍萬倍。獨有這絕對不死之身。決不會死。那麼他此刻在那裏呢。正在做些何事呢。

六七 不死身

世界萬物一齊破滅。生物盡行死絕的時候。只有一個人活着。此人非別。就是奇蹟的本主兒陳通光。一向指導他的一切智慧。已經盡行變成惡結果。只有新聞記者宋春風忠告他把自身做成絕對不死之身這一句話。倒能奏非常之功。若是這陳通光是了絕對不死之身。不被這大擊打損傷。依然活着。能夠有什麼價值。那就可以說新聞記者的這一句話。實在是給陳通光的唯一有價值之指導。宋春風先生。是不是新聞記者中代表的人物。姑置不論。到此刻想想。叫陳通光做成絕不死之身的宋春風之注意。即使沒有先見之明。也不能不說他是智者的用意周到。早知如此。那是當初陳通光若是肯受幾位新聞記者的指導。不去請教那蛇蝎派的政治家。或者反可以得

到賢明的指導。使天下生極大的幸福也未可知啊。此刻是悔之晚矣。那麼陳通光當真活著麼。自然應該活著。但是實際怎樣呢。實在比什麼都擔心啊。地球的表面。本來中國的地方。却還留着一塊大陸。不過小得多咧。沿海的地方是沒有了。大約留着的是高山的所在。那四重大擊打。再加着大海嘯。擊來破壞。壓迫。洗滌。成了普通的平地咧。這平地的最高處。有一個人悄然蹲踞着。哭出來似的臉。在那裏沈思。風采很難看。竟是個老人似的青年。這就是絕對不死之身的奇蹟家陳通光。他非但風采很不好看。那身上所穿的衣服。破爛不堪。他居然還會穿在身上。凡人類所做的東西。什麼也不能保留形狀的。這世界中獨有他身上穿着的。居然還大部分留着。這一點。也是奇蹟啊。大概受着絕對不死身的除澤罷。他現在是全世界唯一的生存者了。所以憑你風采很不揚的男子。也是全世界第一美男子了。他的境遇如此啊。好在他的念頭上。已沒有這種感想。并且也沒有什麼別的想法。他失神似的

只是茫然立着。他雖立在高處。正臨水邊。對那水的微動呆看着。難道他毫無活趣。打算投河而死麼。但是他既是絕對不死之身。投入河中。也未必會死啊。這一層。未免太不自在了。這種不自由。或者有人願意忍耐着的麼。

六八 做了可怕的事

細細想來。陳通光現在的身體。決不苦惱。實在很愉快。他是地球表面唯一的生存者。并且有什麼事也做得到的。奇蹟之力。不是隨便怎麼樣的世界。也可以自由建設的麼。若是一個沒有奇蹟的人。在這孤獨的世界。那真不自由極了。即使不致餓死。也一定冷寂得會病死咧。但是陳通光不然。他是個奇蹟家。然而他此刻實在非常的覺得寂寞悲痛。他自己差不多忘掉自己是個奇蹟者咧。他自己停止了地球的旋轉。同時又受了從來未有的大激動。聽了從來未有的大響聲。他幸虧是不死的身體。所以未死。然而他自己還沒覺得自己是不死之身咧。一時忘了。他看見世界一切東西。破碎了飛起來。在自己周圍環繞

着。其實不是環繞，乃自己的身體在空中旋轉着。他的身體好幾次浸在水中。被受捲過打過了。遇過種種慘事。他在水中空中。任憑那四重擊打搬弄。顛顛倒倒。鬧得身不

由主。糊裏糊塗的他實在受累極了。於是要想在一個什麼地方立定腳頭纔好啊。他這念頭一強。強到達至某程度時。這念頭便成奇蹟。足下勞髻就在那裏竊實答應着。然而還是四方冥晦。什麼也瞧不見。他從地球停止旋轉之前。已把順風耳與千里眼停着。他連自己的所立的地方是何處也不明白。到底許久許久忽而被風吹去。忽而被浪捲去。因此他以為或者不在中國了。又有時還以為或者中國會不消滅麼。想到這裏。同時又想中國總要留這麼一點兒纔好啊。又以為自己的身體。最好不離開中國。不曉得是不是這結果。他居然如願。蹲踞在中國的一塊陸地上。他現在真如睡了長久纔醒來。醒了方始發見自己在這種地方。他環視四周。覺得眼睛中所映的。只有澎湃無邊的水和荒漠無物的陸地。陸地上却有些高

高低低。這是被海嘯洗去的緣故啊。他也想不到這海嘯是自己的力量上發生出來的。他第一個念頭。就想我自己以外。難道沒有一個人了麼。他這麼想着。又對四面瞧瞧。眼睛花得瞧不出。他一心只是想看過去。便回復了他那千里眼了。世界上無論何處。連地球的心裏也看得見咧。他纔明白不獨沒有人。連無論什麼生物也斷絕了。他因着自己的眼睛可以無限的觀看。便徐徐想起自己的奇蹟之力來了。曉得地球表面這麼大變化。乃是自己奇蹟之力的結果。他一明白。同時自己覺得自己做了這可怕的事。不禁哭了。

六九 奇蹟的所賜

真是一個極正直的人啊。陳通光何不把奇蹟之力。將會經熟識的仙女叫來。在這無人世界殖民。自己君臨其上。不是一個快事麼。他竟不再生這種心思。種種的想着。便想自己是把這世界弄成這樣荒漠狀態的本人。就覺得自己罪惡之可怕。世上雖有殺人的人。要像我那麼地

兄弟姊妹親戚朋友全世界生物一齊殺乾淨的。那裏還有呢。他那已往的記憶一回復。便哭起來了。爲什麼我身上要有這種討厭不堪的奇蹟之力呢。我有這力的時候。什麼也不能想。略爲一想。這念頭便成事實。就會出現的。實在一些也不能疏忽啊。唉。苦極了。他覺得我不應該要去請誰指導啊。實在我沒有對待那時節的智識。他想了半晌。後悔起來了。他又想可憐啊。最好要這世界仍舊我未有奇蹟以前的世界。那就好了。奇蹟發生以來的世界。便是我所攪亂的世界。所以是誤謬的世界。這誤謬到了推車撞壁。便成今日那麼破滅。要把這奇蹟發生以來之世界消滅。仍舊回復以前的世界。那纔好啊。只消這種現象一消滅。什麼也可以還原了。於是世界依然是從沒奇蹟的世界在那裏進行着。豈不好呢。若是陳通光不生奇蹟之力。那麼這世界應當變成怎樣呢。一定決不會像現在這麼全世界的人類都滅亡的。無怪陳通光要後悔了。他的後悔只是繼續着。唉。可怕。想想也令人戰慄。他又想。

我再希望無論世界中的什麼人。從根本上忘掉曾經有過奇蹟一事。那麼的可怕記憶纔好啊。我自己也最好把奇蹟之力盡行拋去。不但拋去。要從根本上忘掉曾經有過奇蹟之一事。關於奇蹟的一切記憶。從這世界上連根消滅纔好。於是世界一切。決不會再被奇蹟來騷擾。與未發生奇蹟之前一般。無論何事。都是從開關以來到自己發生奇蹟之間那麼進行着。我的心便可以休息了啊。陳通光只是流着眼淚在那裏懊悔。說也奇怪啊。這懊悔之念。一齊成了奇蹟。立刻變爲事實了。實在一些也不能疏忽啊。陳通光忽然真依了他那懊悔之念。奇蹟之力也失掉。記憶也消滅。仍舊回復了他一個窮書生的陳通光了。不但如此。什麼也依照了他的懊悔之念。全世界在一瞬息間。恢復了奇蹟以前的世界了。陳通光所踮踞的地方。便成一只椅子。踮踞的姿勢。便成坐的姿勢。這地方便成中華民國的北京東城半條胡同八號的事務所了。他的對面。那代理宣教師的萬自新坐着。陳通光只是對



陳通光苦已自願所造的罪



恢復了奇蹟以前陳通光和萬自新

着萬自新抗辯道。我不信。這世上會有什麼奇蹟的。其時是什麼時候呢。一看壁上日曆。乃是民國十一年八月十三日。二人中間的桌子上。擺一只時辰鐘。正指着十一點五十五分。陳通光更議論道。我在這裏立刻可以證明他的啊。譬如我對着這桌上的時辰鐘。命令他動這麼一分一釐。或一絲一毫。這時辰鐘連微動也不會有。說罷。他當真對着時辰鐘道。時辰鐘啊。你從我的命令。動這麼一分一釐。一絲一毫啊。但是這時辰鐘竟一分一釐也不

動。當真世界已復舊狀。依然沒有奇蹟了。世界便照着向無奇蹟那麼的狀態進行着。詳細說起來。世界沒有一點有過奇蹟的痕跡或記憶了。無論什麼人也想不出有過這種大奇蹟的了。真是把那奇蹟施行着的時間。從宇宙間抽去了。這狀態。與奇蹟的一幕未登宇宙劇場的舞臺結果相同。這當真是奇蹟的所賜。陳通光懊悔的結果。著者到此。也不能不與讀者諸君一同驚嘆奇蹟之力的自由自在了。

(完)

教育部審定

訂正

八段錦

王懷琪編

一冊 二角

八段錦本我國鍊身舊法。與泰西之柔軟體操相似。惟俗本相傳。訛謬殊多。是書為王君所手編。積數年之實驗。融會體操方法。重行訂正。詳加說明。每段動作。除總圖外。又列有分圖。而仍以原圖及舊說附入。閱者觀圖演習。收效極易。

商務印書館發行

編者與讀者

第一期中說過，我們預備將前四卷的總目錄，印成一

小本，夾在第二期中附贈。如今第四期了，還沒有附送出

來，豈不是食言麼？其實其中還有一個緣由，說出來想諸

君或者可以原諒原諒罷。我們這本小目錄的封面是一

張三色畫。這張畫用過一次，因投票中大半都說他好，所

以決定採用他。殊不知原版已經用過一次，而且印數太

多。這一次印出來簡直失了一個美字。我們只得重新製

版。這個理由或者能够蓋過食言的罪麼？其實我們食言

的次數，也很不少，不過其中多少總有點不得已的原因

罷。

大約再過幾期，我們就可以早點出版了。

野人記現正趕排。

我們社中有一位同事請了長假，接事的人還沒進館，

因此收發信稿上，不能不延遲一點。

本期中的「家在何處」，上次已經提過了。以後我們想

按期刊登一種，不知能否辦到。

本期中有憶秋生先生的「歐洲最近文藝思潮」，是我

們第一次介紹的文學作品，以後每期續登。希望諸君能

從這篇文章中，得一點益處。

世界瞭望塔，本來預備了很多材料，但所製的銅版印

在紙上，簡直看不清楚，我們現在正設法改製。

交 換

我在每卷的交換欄內，都見有愛護小說世界的一類

文字。大約讀者對牠的感情，也可想見了。我也是和牠相

愛的一人。我除和讀者一樣愛護牠以外，還有用一小冊來紀錄牠底內容。我的小冊定名「小說世界總目錄」——因為只記其目錄和作者的姓名及載在卷號——內容用分類記載法去記載逐卷的內容。我大約把牠分割如下。創作集。分長短篇兩類。譯亦分長短篇兩類。他如名人傳記。遊記筆記。詩詞（新詩附）傳奇彈詞。音樂。新劇。雜著。餘與共成十二類。我費了好些時間編這總目錄。是為便於檢閱和預備將來分類裝訂的。但是後來為牠印刷時有經混合的緣故。分類裝訂既不成問題。不過當我想翻閱各類文字時。却也十分方便。現在我根據我底總目錄中之短篇創作之稿件。及投稿人數。及最多稿之人。有如下表。

卷別	全卷稿數	投稿人數	稿件最多者及姓名	次名	三名
一卷	八一	一三五	葉勁風 十二篇	胡寄塵 十篇	卓呆 八篇
二卷	七四	四二	胡寄塵 六篇	葉勁風 沈禹鐘 何海鳴 各四篇	趙君狂 楊小仲 各三篇
三卷	九三	五八	沈禹鐘 七篇	卓呆 六篇	胡寄塵 五篇

按上表不悉有無錯誤倘承讀者指正無任感激

民國十二年十二月三日荷屬萬隆李熾康

小說世界的插圖及封面。是美麗極了。不過在下還有一個意見。寫出來與諸君暨勁風先生商量一下。美麗的圖畫印在封面上。是最容易污毀的。不如將他改插在書裏邊。既可多一張插圖。又可以保存永久。至於每期的三色版插圖。總是西洋畫片居多。令人望見生厭。還希望嗣後廣為搜羅吾國歷代大畫家的真跡。製版登載。如果搜求不易。可擇西洋畫中之有意味者選載。（如第三卷第六期之吻。第四卷第八期之自然之舞。均無意味可言。）以上係在下對於封面插圖的意見。不知諸君暨勁風先生以為何如。

開封范積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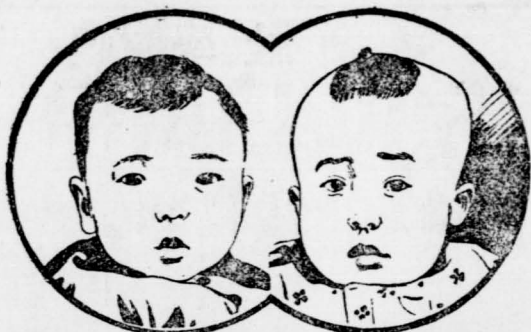
本刊所登文言小說。以西神之作。為最精妙。蓋先生之文。清麗靡茸。瀟灑絕俗。非尋常作家所可望其肩背者也。其「江天小閣」「紅葉秋痕」「鸚鵡樓頭」等篇。讀之如飲醇醪。殊醇醪有味也。

「時代之花」一篇。勁風非泛泛作也。其用意布局。與「一個靈魂之價值」。略有相同。而此篇尤聚精會神。其中頗多至理名言。青年讀之。裨益不少。

卓呆先生。滑稽之雄。往往於談諧中。寓以至理。誠今世之方朔也。本刊近載萬能術長篇。談詭百出。荒誕至極。讀後則怪異之思。紛至沓來。莫可排除。殆亦為奇蹟所使歟。呵。

奉節王介泉 十二十四

在山東省有為父親聲稱嬰孩自己藥片之功效曾救治彼之小孩



杜甫侯君之二女公子五照

此藥片是小孩之救命丹

山東濟南府津浦鐵路工程處簿記員杜甫侯先生來函云年方四歲之小女名喚雪梅曾患驚風狀極危險遍請中醫均未奏效及試服嬰孩自己藥片未及半天即略見輕半瓶未聲即已全愈不料未及數月次女名小榮者亦患此病余即投以嬰孩自己藥片立見神

效且至今均未復犯嗣後凡鄙人之親友如患此病者即勸其購服莫不說此藥是小孩之救命丹也嬰孩自己藥片係英國通用小孩之靈藥專治嬰孩 胃不消化

便閉 肚痛 腹瀉 嘔吐 寒熱 出牙各症 驚風痰厥傷風等患且殺蛔蟲能使小兒得天然康樂之安睡藥性和平可保絕無危害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可也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



共學社叢書

這是新文化潮流中最初的出版物，主幹者為梁任公、張東蓀、張君勱、蔣百里諸君。關於各國文學的介紹及社會問題的研究，尤多。已出者現已有五十餘種，書名列下：

關於文學的：

- 歐洲文藝復興史 五角半
- 藝術論 七角
- 清代學術概論 六角半
- 墨子學案 七角半
- 小說
 - 復活 三冊 二元半
 - 父與子 一元
 - 甲必丹之女 六角半
 - 托爾斯泰短篇小說集 六角半
 - 前夜 八角
 - 柴霍甫短篇小說集 九角
 - 馮堤孩 三角半
 - 活冤孽 三冊 一元六
- 戲劇
 - 俄國戲曲集 共十冊合購四元
 - 黑暗之光 三角半
 - 活屍 三角
 - 海上夫人 五角
 - 貧非罪 三角半
 - 罪與愁 三角半
 - 譚格瑞的續弦夫人 五角半

關於社會的：

- 社會論 五角
- 社會問題詳解 三冊 一元半
- 社會學史要 四角
- 社會心理學 九角
- 德國社會民主黨 七角
- 布爾什維主義底心理 四角半
- 馬克斯派社會主義 四角
- 英國勞働組合論 七角
- 馬克思經濟學說 九角
- 家庭問題 四角半
- 西洋家族制度研究 七角
- 西洋氏族制度研究 四角半
- 進化與人生 七角
- 分配論 六角
- 互助論 一元
- 政治心理 九角
- 政治理想 三角
- 基爾特的國家 五角
- 費邊社史 七角
- 社會主義之意義 五角半
- 政黨政治論 二角半
- 社會主義與近世科學 三角半

關於科學的：

- 相對論淺釋 三角半
- 哲學中之科學方法 九角
- 辯論術之實習與學理 一元
- 兒童心智發達測量法 四角
- 塔果爾及其森林哲學 六角
- 平民主義與教育 一元二
- 生命之不可思議 一元半
- 統計學原理 二角
- 人生哲學與唯物史觀 五角
- 關於時事的：
 - 國際聯盟及其趨勢 三冊二元六
 - 凡爾登戰記 五角
 - 戰時之正義 四角
 - 現代思潮 五角

商務印書館發行

本社投稿簡章

- 一 本刊各門，皆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
- 二 間亦酌用文言。
- 三 投寄之稿，望繕寫清楚，以免錯誤，每篇字
- 四 數若干亦請書明。
- 五 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
- 六 及請將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
- 七 稿地請註明詳細姓名，字，住址，以便通信。
- 八 請書明何科何級，聽投稿者自定。在校者
- 九 投寄之稿，姓名，並郵資若干(貼在信封上)
- 十 原稿如來稿可用，則附來信封回信，否則將
- 十一 投寄之稿，俟揭載後，酌致薄酬如下：
- 十二 (甲)現金。
- 十三 (乙)書券。
- 十四 (丙)本雜誌。
- 十五 豫先函商。若其酬報之額，由本社酌定，不
- 十六 稿時之稿，若其酬報之額，由本社酌定，不
- 十七 投寄之稿，若其酬報之額，由本社酌定，不
- 十八 所有之稿，本館尚未經揭載，已先在他處發佈者
- 十九 投寄之稿，本館尚未經揭載，已先在他處發佈者
- 二十 願他人增刪者，請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
- 二十一 編譯所內，請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

地(790)

The Story World

(Issued Weekly)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不許轉載

中華民國十三年一月六日初版發行

編輯者 武昌葉勁風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各省商務印書分館

郵費表	定價表		普通號	特刊號
	本埠	外地		
國內(含古新郵費)	二角三分	二角七分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日本	二角七分	五角四分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香港	二角	五角四分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澳門	二角	五角四分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各埠	二角	五角四分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郵費	二角	五角四分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郵費	二角	五角四分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郵費	二角	五角四分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郵費	二角	五角四分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郵章如有改動應照比例增減

(小說世界)

疥 瘡



疥最纏綿
奇癢難忍
欲除此苦
須搽此膏
皮膚必能
完好如初

專治一切皮膚病瘡瘍疥癬癩癧

兜安氏馳名藥膏

非疹而於痔瘡更見奏效奇速也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每瓶洋七角每打洋七元

上海兜安氏藥公司啓



小(173)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